

聊城文化史料集刊之三
吳云濤 著

聊城刻書出版業簡史

(補正本)

中共聊城縣委員會辦公室檔案組編印

一九七七年五月

聊城刻書出版簡史目錄（修訂初稿）

一 聊城刻書的創始

一—七

- (一) 聊城的地理形勢及其沿革
 『老殘游記』中所載的聊城刻書業
 肩扛走賣的刻書業創始者
 明清兩代刻書業的發展
 聊城出版業對『海源閣』發生之影響
 由盛而衰的聊城刻書業
- (二) 七
(三) 四
(四) 四
(五) 三
(六) 七

二 聊城各書店簡史

八—一三

- (一) 書業德 經營前後
 『有益堂』和『善成堂』
 『寶興』教父 父英
 『王聚鈞三』和『崇仁堂』
 『文奎堂』及『萬育』
 『品文』
 『魁光』
 『程老头的三合堂』
 『萬興成』
- (二) 八
(三) 九
(四) 一〇
(五) 一二
(六) 一三
(七) 一三

三 各家出版物概述

一四—一六

四

- | | | | | |
|-----|-----|-----|-------|----|
| (一) | 南书 | 和 | 府书 | 一四 |
| (二) | 书业德 | 善成堂 | 两家 | 一四 |
| (三) | 宜兴 | 有益 | 及其他各字 | 一六 |
- 地方性的私人纂述
- 一六—一九

五

- | | | | | |
|-----|--------|------|------|----|
| (一) | 筆記小說二種 | 一六 | | |
| (二) | 被人巧騙的 | 巧令奇冤 | 一七 | |
| (三) | 兩種 | 宣講 | 一七 | |
| (四) | 山西雜字 | 和 | 合婚便覽 | 一九 |
| (五) | 早已絕版的 | 淨發須知 | 一九 | |
- 關於營業方面的競爭情形
- 一九—二〇

六

- | | | | |
|-----|------------|---------|----|
| (一) | 每年中的營業旺感季節 | 二二 | |
| (二) | 外地客商大量批貨 | 二二 | |
| (三) | 劉家店 | 臨對的書商賈館 | 二三 |
- 一批書板流出口外
- 二三

(四) 家刻本·及代印时代的书

七

刻板与写样

二四—三二

(一) 我国印书的创始时代

二四

日 圣手书生 日 刘凤藻

二五

(三) 刻工与选材

二六

(四) 雕板技术种种

二七

(五) 校勘与插图

二八

(六) 活字板

二九

(七) 书板的知识

三二

八

书笈印刷的设备及生产次序

三三—三六

(一) 槽墨浆 刷页子

三三

(二) 刷印后的一些工序

三四

(三) 一本书的装订

三五

(四) 开作 日 然作 日

三六

九

工人向资产阶级的斗争

三七—三八

(一) 对无理赶扣工资的反抗

三七

(二) 取决于 日 抽籤 日的结束问题

三八

十

聊城新书販賣业和新文化的传播

三九—四二

(一)

木板书业凋零形势下、新书业的崛起

三九

(二)

日 茹古文社 和 日 郁文石印局

三九

(三)

日 文华书局 和 日 中华书局

四〇

(四)

日 商务印书馆 及其他书局的建立

四一

(五)

西起翻印教科书事件

四二

十一

抗日战争前后聊城出版业简述

四二—四八

(一)

省立 日 三师 与 日 二中 石印讲义与期刊

四二

(二)

聊城最早的石印报纸

四三

(三)

铅印版 日 东昌新闻 日报的创刊

四四

(四)

三师学生所办的文艺刊物

四四

(五)

中共鲁西北特委领导下的战时出版事业

四五

附 錄

聊城海源商藏書（简介）

四六—五二

聊城刻書出版簡史（修訂初稿）

吳云濤

一 聊城刻書的創始

（一）聊城的地理形勢及其沿革

聊城在秦漢南西晉時代，都屬東郡。晉魏屬平原郡。隋屬武陽郡。唐屬魏州。五代屬博州。戰國時，魯仲連射書喻燕將。這個有名的歷史故事，就是發生在這裡的。宋金仍屬博州。元代為東昌路。明清兩朝為東昌府。聊城為府治所在地。辛亥革命以後，一九一二年，撤銷府治，改為濟東泰臨武道。一九一三年改濟西觀察使署。一九一四年改設東臨道。一九二八年奉系軍閥張宗昌督魯時的一九二七年，改為東昌道。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反动派統治山東后，取銷道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又設了山東省第六區政督辦專員公署。轄十二个县。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戰爭爆發后，聊城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魯西北抗日根據

地的首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為日寇攻陷。一九四〇年八月，中共魯西區黨委，為紀念抗日民族英雄范築先將軍壯烈犧牲的不朽業績，把第一個聊城抗日民主政府，改為「築先民主政府」，用以教育人民。後隸屬於「魯西行政公署」和「冀魯豫行政公署」。第四專署。一九四五年改為一專署，一九四七年改為六專署。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聊城為八路軍解放後，為六專署所在地。一九四九年六月，撤銷「築先縣民主政府」，恢復聊城縣治。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屬平原省。六專署改為聊城專署。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平原省撤銷，聊城縣歸還山東省建制，仍為聊城專署所在地。

聊城，位於山東省會濟南市的西南，約為二四〇華里。歷史上正當齊、魯、衛之交界。它東連泰嶽，西接邯鄲，左臨濟水，右帶卫渠，又漕運大運河，貫穿境內，真是沃野千里，一沃平原，物產丰饒，交通便利。從古以來，就是魯西北的一座重要城鎮。不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和文化上，都形成了中心地帶。

據有關資料敘述，這聊城地方，在元末明初之間，曾遭到連年的慘慘兵禍，弄得村落為墟，一片荒涼，滿目榛莽，人口稀少。後來，又從山西洪洞，移民開墾，修房補屋，建築城垣。地方元氣才逐漸恢復。又因大運河的糧船，南北暢行，物質交流，為工商發展及文化溝通，起了很大作用。在這種有利條件促進之下，到明代的「洪熙、宣德」之間，聊城已經成為一個車馬輻輳，人烟稠密的繁榮大城市了。這樣，經濟建設，既有了相當基礎，跟着文化事業，也隨就形成了一定發展程度。因之，從明、清以來，即為文化中心城。城市。先後在這裡創辦過「東林」、「攝西」、「啟文」等書院，都集中大量中階知識分子。聊城又為府治所在，歷年例辦的科舉，府試和院試，都在這裏舉行。清初，洋務運動時期，改設「東郡中學」和「東昌」等學校。辛亥革命以後，改為「山東省立第二中學」和「山東省立第三師範」，仍為重要文化中心。由此，書院、紙墨等，這樣的行業，便因地制宜，应运而生。從那時起，由雛形萌芽而逐步走向發展道路。

(二) 老残游記中所記載的聊城刻書業

具有悠久歷史的聊城刻書出版業。過去很少有文字記述的材料。『老殘游記』小說中，却有一節，敘述老殘曾來東昌府訪書的故事。把它簡抄几行：那是老殘游記的第七回，回目的是：

『借箸代籌一縣策，納糧南訪百城書』

小說中，記述那個搖串鈴走江湖的醫生老殘，這一天，他专程奔往東昌訪書，和一家書鋪掌柜的談話，那掌柜的說道：

『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的。可管十縣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國。元一縣不是家富足，戶戶弦歌。所有這十縣用的書，皆是向小魏來販。小魏店在這里，后边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里自己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販買的。你老貴姓？來此有何貴幹？老殘道：來此訪个朋友的，你这里可有旧書嗎？掌柜的道：有有有，你老要什麼罷，我們这里多着呢。一面回过头來，指着书架子上，白紙條兒數道：你老瞧！这里是『崇禎堂墨選』，『月耕齋初二三集』，再古的还有『八銘塾鈔』呢。这都是講正經學問的

要是講雜學的，還有『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古文釋義』。

老殘，雖是小說中人物，但是確有其人。這個人就是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一八五七—一九〇九）字鐵雲，江蘇丹徒人，擅算學、醫藥，對西學也很抱興趣，並懂得治河方面的一套學問。先后在河南巡撫吳大澂、山東巡撫張曜處，做過幕賓。因治河有功，官至知府。『老殘游記』是劉鶚晚年寫的一部小說，共二十回，又續編六回，署名「洪都百煉生」作。他以書中的主角老殘自況，而記述游歷途中的見聞，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會現實。他是什麼時候到過聊城？據孫逸雪『劉鐵雲年譜』中，有這樣記載：

『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元一八九一）三十五歲，春，任魯河下游提調。冬，至東昌訪楊氏海源閣藏書，未得見。』

老殘當年來東昌目的，是為訪著名全國的楊氏海源閣藏書的。但他沒有機會能夠看到，頗感到失望。因而不勝憤慨地寫了一首詩：

滄葦蓬王士礼居，藝芸精舍四家書。

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婢奴籠索束。

这个老殘，偶而和這家書店掌柜的閑談，藉此而領畧些書業情況，那位掌柜的說的話，雖含有吹噓意味，但从這部小說流傳以來，却有廣泛的讀者，印象中知道東昌府这个地方，对刻印木板書笈，曾經是盛極一時的。

(三) 肩扛走賣的刻書創始者

清代的東昌府，管轄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縣、冠縣、館陶、德縣等十個縣。（東臨道轄二十九縣，東昌道轄十四縣，聊專最初轄十二縣）首縣即是聊城。民國后，府治廢除，「東昌」兩字，也漸不為公家所用，人們習慣上，都光稱聊城了。（民國后，地方公家机关，只有「東昌郵局」，「東昌鎮守使」，「東昌道尹公署」等，都沿用「東昌」名義。

聊城的刻印書笈，開始和發展的確切年代，因无資料可供查攷，尚難肯定。不過，它的由盛而衰的最后階段，去今未遠，訪諸当地七八十岁的老羊人，還能娓娓談述当年这里的若干家書鋪，叫什麼

堂、什麼堂，如數家珍。據李復之先生談：遠在明代中叶，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賣，規模很小的書鋪子，字號叫「好友堂」。他的資本微薄，沒力量雕刻大部头的書，祇印些啟蒙讀物，如「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和極其通俗的低級趣味民間歌曲唱本之類，也替人家加工操作，生意清淡時，扛着書，沿街喊賣，或帶点紙筆，串々書館。这个小書鋪掌柜的，姓名失傳，住址不詳。他的出版物，更是絕跡已久，但是，他虽然是這麼渺小无面，却為聊城刻印木版書的，第一個首创者。這段事跡，当然也只是听到上一輩的老人傳說。另據其他刷書老工人談，聊城的刻書印書，从明朝就早已有，是沒疑問的。

(四) 明、清兩代刻書業的發展

好友堂以後，从明末到清初，聊城的書坊，陸續增加。最早開業的是「書業德」。隨後有「善成堂」、「寶興堂」、「有益堂」等，相繼創立。到了乾隆、嘉慶時期（一七三六—一八一九）地方商業，日臻繁榮，科舉試場，也倍加熱鬧。应运而興的書店，不斷

发展，先后又出现了敬文堂

文英堂 聚錦堂 聚盛

堂，聚和堂等家。这样，一直到清末民初，二百多年的期间

内，书店是陆续地增加，而前期的个别停歇，其中又有了万育堂

文奎堂，石文堂，随后又出现了福成堂，魁允堂

精忠堂，三合堂，万兴成等家。

至于德润斋，郁文友以及一些发售纸墨笔砚，碑帖文

具，也捎带卖书的店铺，更是不少。那时刻书雕版，全是以手工来

操作。这些民间手工艺人，经过长期地实地经验，在康熙年间，到

嘉庆、道光之季（一六六七——一八三五）在艺术，设计等方面，已

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相对好转，而又

化倾向影响，促进了书业的发展。当时聊城出版的各类书笈，它倾

销的市场，几乎遍及我国的北部，至于鲁西北一带的县镇，更不用

说了。这个时期，也就是聊城书业的黄金时代。在技艺与出品的质

量上，已超过了以往历史水平。

全國最著名的藏書家『聊城楊氏海源閣』。創始人楊以增先生（一七八七—一八五五）字益之，號至堂，別號東樵。山東聊城人。道光二年進士，歷任貴州荔波知縣，貴陽知府，以至陝西巡撫、陝甘總督，江南河道總督等職。平生博學嗜讀，喜歡藏書。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〇年）在聊城故里修建了『海源閣藏書樓』，收藏了宋元版本、抄本、校本，及明清等善本書，數十萬冊。內有宋元版四百六十餘種，為延續一百餘年的海內外馳名的中國著名藏書家之一。

關於『海源閣藏書樓』的建築形式、創始年代、收藏的都是什麼書？為什麼能夠名譽中外、藝林景仰？因它對於聊城歷史文化關係甚深。這里作一較簡要地介紹。

『海源閣』

建築在聊城城內西南隅，万壽觀街路北，楊宅的

第三進院。北房東首的跨院內。是個座北朝南三間中國式樓房。樓下是楊氏家廟，樓上即是宋元珍本藏書處。樓后第五進院子，為明清版本藏書處。其北，瓦房五間，東西瓦房三間。海源閣前，有全

部門窗木栏杆的長廊式。讀書亭。兩座。建築滴綽。可容數人。園花木扶疎。環境幽雅。這是預備就讀方便，或為族中子弟修業提覽之所。

『海源商』。為中國近代著名書家之一。浙江蘇常熟的瞿紹

基（一七七二——一八三六）所建。『鐵琴銅劍樓』。浙江杭州丁中。

丁丙（一八三二——一八九九）的『八千卷樓』。浙江吳興陸心源（

一八三四——一八九四）的『皕宋樓』。合稱『清代中國四大藏書家

其中尤以瞿楊二氏所收藏的宋元珍本，最精最富。因此，有『南

瞿』。北楊』之稱。為國內外文化界所欽羨。

『海源商』藏書樓中，懸有楊以增親筆楷書的『海源商』。陽文

橫匾一方（白粉藍字，長一一二公分，寬四十五公分，大字徑一十

五公分），附有跋語：

『先大夫欲立家廟未果，今於寢東先建此商，以承祀事，不

『學記』先河后海語，顏曰『海源』。蓋寓追遠之思，并做鄴

瓦氏以『天一』名商云。時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夏月中浣。

以增歆書并識。

(下有『楊以增印』和『至堂』，陽文篆作印章兩方)

楊以增先生平生嗜書成癖，升任『江南河道總督』兼『漕運

總督時，已經六十岁了，在太平天國之役時，他正居官于清江浦

得蘇州黃丕烈『士礼居』藏書最多。嗣后，其子楊紹和(一八三二

—一八七五)。同治四年進士，居官北京，又得清室弘曉的『明善

堂』藏書，使『海源閣』收藏，更為宏富。楊紹和于同治十年，著

有『楹書隅錄』，共記珍本二百六十九种。其子楊保彝(一八五

二—一九一〇，同治九年舉人)編有『海源閣書目』六卷，計：經

、史、子、集四部，書三千二百三十六种，計二十萬八千三百卷有

奇。

楊保彝還編有『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四卷，計四百六十四部

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卷。其他卷帙，不載書目的，還有很多。

『海源閣』的藏書，得到楊以增的同年友梅曾亮，和幕僚色世

臣，高均儒等人的幫助，鑑別，收購外，還先后刻印了『海源閣』

書數十種，其中包括：

『葉石農先生年譜』

『蕉聲館集』

『蔡中

郎集』

『三續千字文注』

『九水山房文存』

『藝舟進輯』

『六書

綱目』

『助字辨畧』

『楹書渴錄』

『唐求詩集』

『牧令書』

『惜抱軒尺牘』

『蒼山尺牘』

『柏硯山文集』

『等。以及楊

以增的兒孫編輯尚未付梓的：

『楊端勤公奏疏』

『廿五卷』

『海源閣

珍存尺牘』

『十卷』

『海源閣金石書畫目錄』

『等巨帙。並刻印了楊以

增校印的『禹貢九州圖』

『恒星赤道圖』

『皇朝一統圖』

『萬

國地球圖』

『今釋古今圖』

『等十種。其曾孫楊敬夫，于一九二〇

年，曾續刻『海源閣』三世先人的詩文集。有：『退思廬文存』

『儀晉觀堂詩鈔』

『三』

『海源閣叢書』

中。這些『叢書』

都是愧贈親友，而又是公开发售的。

『海源閣』

『海源閣』

的藏書處，除了聊城楊氏宅院內的家廟樓房，和宅

院房舍之外，還有肥城華跖庄（今肥城楊庄）的『陶南山館』（又

名『著園』）。

『楊氏海源閣叢書』

的全部書版，原藏聊城城內楊宅。

以後，遷移到城西南二十里田庄。

『弘農丙舍』（亦稱『厚遺堂』）包括

以後，遷移到城西南二十里田庄。

『弘農丙舍』（亦稱『厚遺堂』）包括

以後，遷移到城西南二十里田庄。

各种木刻书板。有的在江苏清江浦刻，有的在北京海王村刻，也有聊城刻的和活字板木字，与铁范等全部印刷工具。

『海源阁』藏书，始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一七六八—一八三八）。清嘉庆三年举人。早有『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的印章。杨以增则有『杨氏海源阁藏』，『宋存书室』，『四经四史之斋』。

『杨东樵读』等印章。

杨绍和则有『儀晉觀堂』，『杨绍和藏书』，『杨绍和』等印

章。杨保彝则有『杨氏伯子』，『陶南山馆』，『聊城杨氏三世所藏』等印章。杨敬夫则有『杨承刻』，『海源残图』等印章。目前

所可见到的，杨氏五世藏书印章，约有六七十种。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其中在

『国通史陈列中』，『高度发展的明清文化』一纲中，『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目中，内有『官私藏书处』，其中有『海源阁藏书楼』的照像

把它和北京的『皇史宬』，『宁波的』，『天一阁』，北京的『文渊阁』，立

列为全国公私藏书的典范。

楊以增未貴顯時，就有收藏書笈的愛好。這原因，就與聊城的刻書出版環境，有很大關係。因他幼年，居家聊城，耳濡目染，對書笈發生了喜愛，以後，出外居官，大開眼界，才辛勤不倦地，廣事蒐求，收藏宋元珍本，他自己請人雕刻『海源閣』叢書，多種，流傳全國。因此，在他的影響下，對故鄉聊城刻書雕板的出品質量，相當提高，也可說，由於楊以增先生，蒐集珍本秘笈，匯萃於聊城，而對本地刻書質量提高方面，起了重大的影響。更由於聊城刻書出版事業發展，而促使以增先生的對書笈愛好，進而廣搜博求，蔚為大觀。這中間，因為有其彼此契合的因素牽連，才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六)

由盛而衰的聊城刻書業

從鴉片戰爭后，連續經過了英法聯軍，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等役。帝國主義者，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侵畧，使我國的社會經濟遭受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勢力的打擊，以致農村破產，市面蕭條，書笈的銷路，也日見萎縮，逐步凋零。到清代末年，上海、天津等

地，石印和鉛印本的讀物，逐漸流行。手工印刷的木板書，受到排
擠。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科舉停止。一般四書五經，及制
藝之流的書笈，更是銷路遲滯，於是這一行業，便遠不如从前，勉
強支持，也只是僅顧升消了。張宗昌督魯時期，王壽彭任教育廳長
這位清朝末代的狀元，曾提倡尊孔經學。時在一九二六年，先刻印
了大本『十三經』。又通令全國各中小學校，設『讀經』課。每天
上午第一堂，皆為『讀經』課。因而經書古文，再見暢銷，終是曇
花一現，未能持久。接連民國十八、十九兩年內戰時期，聊城地方
飽受王金發匪亂摧殘，圖書、版片，損失至巨。尤其抗日戰爭時期，
日寇對我國文化遺產，瘋狂地破壞，以至解放前，被反動統治者，
強用書版作了燃柴，石夾，據書業德書店后人談：當時按木頭價錢
論斤賣掉的書版，僅書業德及有益堂兩家，就有八万多斤，充作了
煮水燒飯的燃料。這樣，聊城各家書店，數百年積存的書版，有如
祖龙一炬，了遺莫存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光明日報』
上，曾登載有李士劍同志的一篇呼吁的文章：『搶救聊城海源齋遺』

址與古笈書版。曾引起山東省和聊城地縣文化机关的重視，但他却不曉得，這裏的書版，已經半片无有了。

一 聊城各書店的簡史

(一) 書業德 經營前後

聊城的書鋪，如果談起資格老，資本厚，而延續年代最長遠的，有史可攷的，就要屬到『書業德』了。但據城內東南隅，重修廟王廟碑上（乾隆四十七年即一七八二年立）記載捐款的姓氏，而商號名單中，有不少書店的名字。如『博古堂』，『文英堂』，『三和堂』，『文煥堂』，『三聚齋』，『文筠堂』等十多家店鋪。看來是書店，可惜沒見有流传下來的書笈，『文英堂』這個名稱，已有二百年了。

至於『書德德』的創立，遠在清初康熙之間。資東是陝西郭姓，原始地址，是東門里路南。（今新華商場北口）為明代吏部尚書許贊故居。『書業德』歷史悠久，資財雄厚。出版圖書達數百種至

千種之多。在印刷上，紙張上，以及校勘，裝訂各个方面，都十分認真考究。因而業務蒸蒸日上。經營範圍亦逐日擴大。據書業德末期的少掌柜陳季先（山西祁縣人）談：听他的老人家常說起，當年的『書業德』，最興隆時期，有各書版壹千多種。柜上工人，及營業職員百餘人。除聊城總店設有作坊，大量印刷批售外，並在濟南、太原、忻縣、中遠等地，設有分號。聊城經理林某，河北省東鹿縣人，是由職員遷升。

民國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曾委託書業德經銷該館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並派了一位陸姓職員，來聊城襄助辦理。為時約一年。隨著商務印書館，在聊城設了營業據點，書業德的營業業務，才算結束。一九二三年，地方士紳商振聲等，創辦『農工銀行』時，書業德讓出了臨街的門市部房子，遷入南順城街，繼續營業。

繼此之後，資東與經理之間，頗有內部矛盾發生。這時的營業，因時勢轉，已大不如前。經東掌協商之下，同意改組，並招收新

股。由其帳房先生王焦林協助整理。算是又加入了陳竹亭股。全部資金額壹萬元。改稱為『書業有限公司』，陳任經理，原資東郭子安，因嗜鴉片，落拓無聊，早於一九二一年前後，就回陝西他家去了。又一說：書業德在民初一度稱為『書業堂』，后又恢復在『德』。原因不明。

(二) 有益堂 和 善成堂

說起聊城的書業中。規模大，局面滄綽，書業德以外，就可以屬到『善成堂』了。不過，『有益堂』的創立，還比善成堂早，有益堂開業，約在清雍正、乾隆時代。資東是衡水人。原先，共投資京錢壹萬叁仟伍佰吊文。聊城為總店，佔用資金壹萬吊，並於衡水縣西美菜市街，設立分號，佔用資金叁仟伍佰吊。這一分號，於一三八八年，又倒手別人。聊城總號原經理為張紹基，后来又歸於當地人鄒姓經營。鄒氏弟兄兩人，名貴田，文田。之后又加入了周姓股東（即聊城周家錢局）有益堂營業部，在樓東大街路北，為聊城木版書業，延續最久的一家書店。

『善成堂』的資東，傅姓，落籍四川。據傳說：他和書業德的郭東家，原有姓表戚誼。有一年，這位傅舉人，从四川赴京趕考，路經聊城，表哥倆不知因啥緣故，言語間發生齟齬，不歡而別，傅生落第后，餘忿未消，少年氣盛，遂輩運資財，在聊城也開起了書店。似欲與書業德作斗氣競爭，一較短長之意。這種傳說，是否可靠？也沒法攷証。而『善成堂書店』當年干得也確實可觀。店中雇工六、七十人，出版物遠銷數省，並在北京設立有『天成堂書店』。濟南、濟寧、色頭等地，均設有『善成堂分號』。

『善成堂』的創立時間，畧晚於書業德。實在年代，尚難稽攷。經理人先后有朱鹿郭庆河，惠強何以齋。原來書舖的經理（掌櫃的）是例由賬工（當時稱『夥計』或『夥友』）依次遞升。如原經理告老回籍或病歿，其經理缺，就由號內的大夥計充任。但是這個人，須具有相當才幹，和業務方面的經驗、商歷。經資東同意，及同人擁戴，才可擔當。因此，一般賬工，由学徒升到夥計，再由夥計，希望熬成个掌櫃的，也並不是件容易事。『善成堂』在郭、何兩位掌櫃的經

堂期間，正在友達興旺之時，在聊城出版業中，堪坐第二把交椅。
(以上係訪向老刷書工人孫玉堂，貧農，八十七歲，原在善成堂
刷書貢子，服務二十多年)

(三) 寶興、敬文、文英、

寶興堂和書業德、善成堂、有益堂。稱為聊城
書業的「四大家」。四大家之中，規模宏大，業務相著者，首推
書業德、善成堂。次屬有益堂、寶興堂。其餘以下各家，又等而次
之。

寶興堂經理人，原籍也是河北省衡水縣。姓李，李經理以後，
又換了一位林經理。慘淡經營，穩健無甚發展。最後，又由當地人
李森，擔任經理。而衡水的李君，仍在店內管事，都稱他為李東家。
該店除以書業為主要生产外，每年還依循季節，經營一段烏冬生意。
在聊城當地收購，運銷南方，頗獲盈利。寶興堂地址，是在聊城東
門里，安樂巷中路西，純係「內局」營業，一座高階石大門，上懸

金字匾額，每年例貼『室非珠玉，興待聖賢』那套一色的春聯。后来，也经营上海掃葉山房、会文堂等家的石印及鉛印書笈。

『敬文堂』這家書舖，於民國元年之間，就关闭了。他的資東姓谷，衡水人。也有的說姓黃，江西人。不知誰是。而他的營業所在，也有兩種傳說。一說在東門里路北，五間門面。一說在樓東大街，廣生堂藥店旧址。也有說在泰寶銀樓旧址。到底何說為對，尚難確定。不過這兩種說法，都沒離開樓東大街。

『文英堂』，在樓東大街石碑坊東，路南。經理人是陳兆傑。本城馬亮街人。嗣后，又加入了黃九掌櫃之股，改為『文瑛堂』。

寫至此，將最近訪向朱振采老先生的一段話，紀录在下面：

朱振采先生，今年八十八歲高齡。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下午，特曾酷暑，造訪訪向。朱老精神尚健，娓娓談述他在少年時，服务于『英堂』的情況，及當時該書店經營大致概狀。

朱老談：『我是十七歲至廿一歲入『英堂』學徒，當店員的。前

后干了四年。担任前柜的夥計（營業員）每天忙于取書、送書、打色、打箱等工作。有時還要做一部分書笈加工工作。如『色角』、『穿线』、『打套』。來了販子時，如本店缺這種書，須代為向同業家配貨。把外地客販所開的貨，一一配齊，裝上箱子，再和帳房核對帳單，核算貨款。這種書為外地書販裝貨的木箱，是店中專僱有長期木工打的。多為棠邑縣蘇樓村人。箱子打好，外面是白礮，不加油飾。箱裡純用豬血料灰，刷貼厚毛紙黏固，水滲不入，堅固異常。箱子裝上貨后，用三根好麻繩，長約二丈五尺，捆紮牢固，在箱的四角，留一環，以便搬抬便利。一隻箱子打好，裝上貨，約重一百四、五十斤。

『文英堂』，那時在石牌坊下路南，三間門面，后邊三進院子

很深。院宇寬敞，建築緊湊，約三十多間房子。有專貯書版的庫房，存放各種書版几仟塊。正掌櫃陳兆傑，二掌櫃蔡汝亭，店員那時稱夥計有高、王、霍、鄭等和我共七個人。專照應前柜。刷書作坊有二十多人，三个老师夫，是胡师夫、蒋师夫、傅师夫。干作上，有

張春太，陳師夫。打書套的師夫是張風陽。另外，還有外加工，
頁子，和裝訂作。書裝印成后，裝飾為成品就入庫收貯。外地客商
來了，按單提取。書販子有北京、天津、東三省、包頭、衡水、
南、徐州、兗州、山西各地來的。一個大販子，一買就裝几大車
向几个書鋪子選購配備。他們帶的貨款，全是五十兩一個的銀元，
交英堂每年營業，能賣一兩万兩銀子。書板有：『五經』、『詩』、
易、禮記、左傳、為至。及『四書』。這兩种的版本，体裁、內容
不同的，種類頗多。五經有『五經傳註』，『五經備旨』。四書有
『四書備旨』，『四書集註』，『四書義』，『四書大全』。及
於啓蒙的『二論典故』等。醫書也有數十种。『醫宗金鑑』八套
『眼科大全』，『醫方集解』，『本草從新』，『針灸大成』。
『驗方新編』，『叶天士女科』等。史書有『鳳洲綱鑑』，
『鑑易知錄』，『綱鑑會編』，『通鑑集覽』，『史記』，『二十
史攷異』，『國朝先正事畧』等。小說南書有：『東周列國志』，
『西游記』，『鏡花緣』，『說岳全傳』，『綠牡丹』，『說唐』。

傳。東西漢演義等。多種。另外，像『昭明文選』，『古唐詩合解』，『玉堂字彙』，『五方元音』等。這些版本，數也數不完了。

朱老先生談到當年的聊城書策行，雖然有几十家鋪子，自銷，但是比較出名的，號稱『六大家』。就是：『書德成堂』，『有益堂』，『寶興堂』，『敬文堂』，『文英堂』。不過，外地聲譽傳播，還是『四大家』之名顯著。

(四) 王家的『三聚』和『崇文堂』

『聚錦堂』，『聚盛堂』，『聚和堂』。這三處『聚字派』的書店，都是江西人干的。他們創辦時間，有的在太平天國戰爭以後。聊城早期的西醫診所，有『壽宸醫院』，即是他後人創立。對石。

國十七年前后。

『聚錦堂』，開設在樓東大街，取家大門那個地方。

『聚和堂』，地址不詳。大概也在樓東大街及其附近。

『聚盛堂』，先在東門裏寶園營業。后遷安樂巷。與『育堂』。

寶興堂 作鄰居。

崇文堂 開設在文英堂 的附近。這家書店，規模也相當大，印刷工人和營業人員有五、六十人。專做與外客販的交易。每年奉天各地客販，來聊城后，第一至願就是崇文堂。要貨總是車。有幾個客販，就可以把他店裏的一年存貨買光。崇文堂 的資及經理人，不詳。

(五) 文奎堂 及 万育 品文 魁允
文奎堂 地址不詳。曾出版很多種醫書。像 東垣十書 詒治準繩 濟陰綱目 陳修園七十二種 等。現下還可見到。多為毛泰紙印。

万育堂 經理人周二掌櫃，聊城梁水鎮人，啓有缺陷，人們背后呼為 周霍。店址在馬兒街。一說在安樂巷。

品文堂 這一家書店，是江西人姓張的資東。地址在馬兒街的西段，小廟北鄰。

魁允堂 在東城門甕園路東。這是聊城書業中，最后創立的。

一家。並兼售笔墨紙張。

(六) 程老頭的『三合堂』及『萬興成』

有個程老頭。(名字待考)自己干了好個『三合堂』。舖面虽小，出版的玩意兒，却風靡一時。這个老先生，風騷詼諧，頗有造才，自編自印一些低級趣味唱本。民間情歌、俚曲、彈詞之類。多屬黃色描寫，所謂『小花兒』一類的東西。如：『割韭菜』，『拔大蔥』，『十八摸』，『拔白菜』，『小两口捉臭虫』等。不下百餘種。詞句猥褻，十足通俗。這種唱本兒，板頭很小，用些粉連、毛泰紙印出。只賣几文錢一本。却不少往外批銷。尤其集場、庙会、書攤羅列，触目皆是。小孩子偷々買了看，被大人看見，就要挨罵。

『三合堂』，除了印賣這类『有傷風化』的唱本以外，也印一部『正規拔潔』的小俚曲、民歌兒。如『賢良女勸丈夫』，『王小赶脚』，『說唱百家姓』，『巧話本』。戲劇脚本等。(戲劇中有：武松打虎，快活林，双官誥，玉堂春等)

一九三一年，所謂『幽默大師』林語堂。曾把聊城『三合堂』等書

舖出版的小唱本兒，儘量搜羅，買取了几百種。在他办的『論語』上，爲之介紹，作爲『民間通俗文學的丰富宝库』來看待。又：善於整輯晚清小說，詞的，阿英先生，也曾收集過聊城地方性之類的小唱本，並加以整理付印，以資實現。（又據訪聞『三合堂』係程、姚、陳三姓經營，非程老頭自己干的，附識備攷）

『三合堂』的營業地點，最早在東關『博聊美』迤東路北。后来遷到東門外南順城街路西。以后又遷往對門吳家巷舖同院。兼賣紙筆，並出租小說。

『萬興成』，在東城門內，環園路西。是本地人馬三掌櫃（万奎）經營。印製一些唱本兒。和啟蒙讀物。如『弟子規』等。並有四書、五經的版子。本來的。只供及書塾小孩子唸的讀物。多係鉛連紙印刷。錯字不少。此外還有算帳簿、紙箋。

三 各家出版物概述

(一) 『南書』和『府書』

聊城的木版書篋，印製和發行，綜上所述，大大小小十多家。在石印鉛印的讀物，沒有普遍推广時，木板書業是十分發達的。該行世中，把出版

貨品，分為兩大類。即是『南書』和『府書』。二者怎樣區別？有以下說法。

從江、浙、川、南等省。來現成的書頁子。到聊城后，再加工成部，蓋上自己圖記。叫做『南書』。在當地雕板，印刷成書的，叫做『府書』。后来，循此

習慣，以南書原頁翻印成書，大部头的，大本成套的，也都稱為『南書』。

『南書』，多是採用上等國產毛邊紙印刷。潔白柔韌，厚薄均勻，也有用

毛泰紙印的，但比較少數。至於小部头的，或零星單行本之類，也就稱為『府

書』，這『府書』，多用毛泰紙印，或用甲字粉連。再次用粗糙的白則紙。

『草板書』，就屬於這一種。而『府書』，係指由東昌府出產之意。一切

本曲調，稱為『小花頁』。

『書出德』，『善成堂』，兩家出版的種類。

『書出德』和『善成堂』。這兩家書店，是聊城『四大家』的首輪字號。

這板比其他各家都多。出版物無論『南書』，『府書』，數量與質量，都很可

觀。美於『南書』種類，大部头的，裝訂改完的，約有：

『五經傳註』，『五經備旨』，『十三經注疏』，『資治通鑑』，『前四史』。

『官板四書』，『鳳洲綱鑑』，『通鑑集要』，『通鑑輯覽』，『史記』。

『前石漢書』

『三國志』

『晉書』

『舊唐書』

『五代史』

『宋史』

『竹書紀年集證』

『西漢記』

『二十一史劄記』

『諸史攷異』

『奎璧春秋』

『易經傳註圖說』

『監本易經』

『周易注疏』

『周易折中』

『書經大全』

『尚書注疏』

『詩經精華』

『元詩要義』

『周禮注疏』

『禮記集說大全』

『春秋左傳』

『左傳易說』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孝經注』

『爾雅注疏』

『爾雅音義』

『說文解字』

『辨字通攷』

『六書分類』

『康熙字典』

『古文觀止』

『東萊博議』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漢學師承記』

『歷代名儒傳』

『九朝東華錄』

『以上經史之類種彙纂』

『也難以一一詳載』

『此外醫藥方面書復有很多版本如：』

『傷寒全生集』

『醫鏡』

『黃帝內經素問』

『靈樞素問淺注』

『傷寒論』

『傷寒全生集』

『傷寒探源』

『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拾遺』

『本草從新』

『政治證本本草』

『傷寒探源』

『備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訂補明醫指掌』

『鍼灸大成』

『信驗方』

『聖濟總錄』

『歷代名醫集案』

『古今名醫彙粹』

『陳修園七十二種』

『外科金鑑』

『才病回春』

『儒門事親』

『幼科鐵鏡』

『痘疹幼幼金書』

『外科金鑑』

『外科精義』

『眼科大全』

『東醫寶鑑』

『証治準繩』

『醫宗必讀』

醫學心悟

東垣十書

景岳全書

丹溪全書

張氏類經

關於醫書，其大本頭卷帙多而裝訂精緻的，也多為南書中較珍貴的。子部加工成套。目錄浩繁，不可勝記。此外，如小本頭的，或單行本之類，如醫學求錄及達生編等，就是本店刻板印刷了。外台秘要則是按原刻本摹寫覆刻的。孫靈胎醫書十二種，也是據南刻本摹寫覆板的。除了這些醫書多種，旁及卜筮、星相、風鑑、獸醫、食譜、棋譜等類，也多有。難以枚舉。

小說中，像大本頭的

三國

列國

封神

西遊記

清

唐

東西漢

五才子

等演義

及彭公案

小五義

精忠岳

傳

聊齋志異

紀氏五種

等。還有

老學菴筆記

南村輟耕

錄

等。這些所謂

閑書

，也不下

一二百種。據原在

善成堂

老工人孫玉堂

說：

『善成堂』

原有的

這類的

屬於

『別集』

『小說』

『術數』

的書板

，存四百四十多種。

書世德

四百八十多種。

后有

繼續增添

數百種。

兩

家除自己

雕板大量

印刷，並

大批地

從四川

來書頁，

加工裝訂。

(三) 宝兴、
『有益』及其他各家的書笈

『宝兴堂』，『有益堂』，這兩家書店的書板，虽赶不上上述兩大家。但

一起以下的中小家書店，也不數得過去。『寶興』和『有益』，也都有三二百种

書板。像『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廂記』，『包公案』，『鏡花緣』

紅樓夢』，『永庆昇平』等大小本头的小說，也不少銷售。其他如『五經』

四書』，『兩論誦文』，『四書傳』的中箱本，以及『四庫全書』詩集等，也

可稱品類紛繁。

四大家』之外的中、小家書店，多半印製『府書』一类的貨品。大部分採

用毛泰紙，也有用較次的竹紙。對則紙和鉛連紙刷印。他們為貪因降低成本

便宜易銷，質量方面，便不甚考究了。如小本头的『四書』，『五經』和『百

三』，『千字』等啟蒙讀物。這些書，多是供及鄰近縣鎮的書販，串書館的，及門

市零售。書板刻工方面，不很精細。像這類通行及銷的小本头書，誰家也可雕

刻，更无所谓『板權』的。但也有几种書，為獨得之本，別家沒有，或者是屬

於地方性纂作的東西。自刻有賣，不許別家擅印。下面將作簡單介紹。然而，

也這種独有的讀物，有的人也私自翻刻售賣，往往引起糾紛。

四 地方性的私人撰述

(一) 筆記小說二種

關於筆記小說，從^日聊齋志異^日梓行以後，有清一代，以仿摩聊齋體而撰述的此類讀物，也真不少。如^日夜雨秋灯錄^日、^日螢窓異味^日、^日夜譚隨錄^日等。在某一時期，似成了一种風氣。聊城這裏，也產生過兩種筆記小說。也都是摹擬留仙體裁，述鬼狐見聞，皆由這裏坊間出版，可惜流傳不遠，印書不多。現在，板早已存，書久絕跡。書的名字，一種叫^日聊撮叢談^日，另一種叫^日想當然耳^日。

^日聊撮叢談^日 作者須方若，字容若，山陰人。光緒年間，在聊城縣衙門

內當幕賓。這位須師爺，除了精通錢穀、訟律一套傳統本事外，又嫻好文學，

喜撰說部。他每天办办例行公事，閑暇的時候，往往捫指拾里巷瑣聞，據以紀載

內容无非道听塗說的民間故事。再加以煊染，點綴而成篇，記得這小說中，有

北平杭大先生，以魔術戲弄瓷器店夥的記述。並涉及地方的紅羊供圈，書為一

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丙子）由聊城文英堂^日出版，四卷，裝訂二冊。（山東

省立圖書館收藏有這一种書）

想當然耳。是一位浙省流寓郟城的，鄒樂生所著，出版於光緒初年。內容記述一些咸同時代，太平天國與捻軍的革命事蹟，及曾、左等人數事，也涉及了述異誌怪之作，及江湖遊俠兒女故事等。筆調在淄川、河間之間，這部書，卷帙不多，紙版不佳，如今早已失傳，甚至連這個書名，也很少有人知道了。（一九四三年之間，上海的小品文作家趙煥亭氏，曾根據此書內容，改編為短篇故事，發表於滬上出版的一個小型報上，有『江山艱』等篇。趙氏並為文介紹，想當然耳的版本，及內容梗概。解放后，趙煥亭曾編有『上海旧話』云版，對上海市的地方歷史，掌故，蒐羅頗富。

(二) 巧合奇冤

『巧合奇冤』，是一種小本頭的，鼓兒詞體裁的說唱小說。文句通俗，多系土語，婦孺可解。內容故事，曲折譎異，却也動人听闻。流行於低級社會之間，並為江湖說書藝人傳播樂唱。

據傳：這部小說，是郟城城西沙鎮的一位老儒著述。這個老先生，也進過學。當了一名秀才。無奈命運蹇阨，兒女全無。只是老夫妻相依為命。都是七十多歲年紀。教讀糊口。這個『巧合奇冤』，就是在他書館中編寫的，也不

知道经过若干时间，费了多少心血，把这部故事，弄成書了。全稿殺青后，他心想：一定要賣几个錢，为老伴添件棉衣。

这个老学究，親自携帶書稿，从沙鎮來到聊城。打聽把兒賣給書店，讓他何刻板发行。也不知那时是那家書店的掌柜，有意剽竊別人的勞動成果，把他書稿留下，对老儒說：『待着口書的內容，再討价錢。』老儒走后，掌柜的叫人連夜鈔謄，全部盜取。次日，就把原稿退還了老儒，說：『这个書稿，我們早就有了。』老儒難以理辯，悻悻而返。这掌柜的，沒化半文錢，而居然刻印成書，独家銷售。可謂狡獪透頂。但是，事之有元，頗難改訛。这是董英元老先生談述（七十二岁，早年曾供職於聊城振東書局）姑妄記之。

关于这个『巧合奇冤』鼓詞小說，倒並不是只有聊城木板本。曾見上海出版的石印本綉像小說中，也有这个書名。那就南不清誰是原始本了，石印本是不是由聊城流传於滬翻印？只可待考。

(三) 西部『宣講』

『宣講』，是过去旧社会中，宣传封建迷信，所謂『勸善』的書。內容有唱有白，多是些因果報應一类的故事。借極其荒謬的鬼神靈異，所謂『獎善懲惡』。

惡。却也別有一種音韻風格。不民初之際，風行民間。

這兩種『宣講』，一種叫『宣講寶鑑』。聊城王新銘（字子磐）編著。這

位王先生，家住東門外菜市街。是王廟內，羊老家貧，割蒙教館，得點束

修，維持他老丈婿倆人的簡單生活。沒兒子，有個闺女，早已出閣。王先生在

他書塾裏，在給學生盡做背書之職。就蒐集資料，編寫此書。內容除採取一些

民間故事，里巷傳聞，加工煥染。從筆記小說中，選取部分材料，編入進去。

如『聊齋』中的『仇大娘』、『張鐵』、『大男』、『菱角』等篇。書成后，

由聊城『誠善堂』雕板發行。另有『善成堂』板本。約為六卷，部一百余篇。

當時却也不銷出。時而在光緒初年。

另一種『宣講金鑑』。是東昌府屬博平縣一位老儒編纂。姓氏不詳。

這書內容性，和其他宣講書相同。似由『金善堂』出版。

『公在堂』還有其他几家，去印些所謂『勸善』一類的荒謬可笑的迷信

書策。除『宣講』外，據所知道的，約有下列各種：『鬼王經』、『陰陽文』

『玉歷鈔傳』、『出果錄』（即月進教母故事）、『玉皇姑出家』、『八日劇中曹

有運出』、『久香山』、『贈寶燈』、『通鑑彙編』等。像這種類的所謂『善書』

还有很多，詳細名目，難以查攷。這裏的東西，有的只贈送，不取費。（如三合威）即是持送，不是錢。有的也二贈送性質，也要錢。因為印書的紙張、工費，並不是完全从出版經手者，自己腰包裏掏出。也有的人，捐資印刷若干冊，由他經營贈送。但有不少的份子，內容不但充滿了封建迷信毒素，更涉及荒誕反動的會道門色彩。如：『批判』等東西，在當時，喜歡看的人並不多，多能銷錢，行錢與強村，人們還是不怎樣熱情需要。猶如一般鳴琴那樣看待。民國后，『善書』，和勸人『行好』的善棍之流，深受當時外國傳入的『基督教』，『建造所』沖去。『基督教』能，以根賤的代價，傾其『聖經』，『新約』的『第行本』。如『馬太福音』，『路加福音』，『馬可福音』，『使徒行傳』，『四福音書』。教會中雇有不少勸導，在街頭、集場、廟會上，搭棚誦道，指斥一切假神，說他們那『善書』上，全是虛偽荒謬，不是真事。只有『相信耶穌』，才是正路，等等傳播，迷惑人心。

(四)

『山西雜字』和『合婚便覽』

從前，這裏的兒童，入塾后，唸完了『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后，有的唸『小學韻語』，或者就叫他讀『山西雜字』。

这种「山西杂字」，何人编写？难以考证。别的地方是没见过。内容为四字韵语。浅俗易懂。大都是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字。如「杈把扫帚、爬子扁担」等。小孩子念过，却不少认得使用器物的名字。这种书，聊城的中、小家书店都有板子自印自销。常见本是「万兴成」居多。眉端有注音。另外，还有一种「言杂字」。但不如前者流通之广。

「合婚便览」是一种旧时代中，为婚姻嫁娶时，择吉辰、对属相之类的参考书。它对民间习俗，兴这一套。内容大概是从「玉匣记」中，摘要简编而成。和蒲松龄的「婚嫁全书」恰相反。前者不祥，不外乎花言巧语之至。万兴成有板。

(五) 早已绝版的「净髮须知」
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有关理发业的技术操作，以及种种行规、术语、特技等。记载的书。原本未见。据说这本书中，关于旧社会里，理发师付们，各种应知道的事情，叙述得详且细。什么拜师呀，学徒呀。赶集上店的「坎子」，行话等，其根由源流，无不俱全。更可贵处，还有一部分推拿手法。能使用一种「点穴、拿穴」的绝技，施术时，能令人暂时失去知觉，毫无妨碍的休

心，及甦醒后，身体百骸舒服異常。这种技能，虽由於理发师付付的师徒传授，玩下能使用的人，已將絕跡。志小京更身位了。这口以先为矣。中，終有因辭詳細地註釋，可惜已絕版多年。有益堂曾刻板印行，原先是个手抄本，薄薄兩冊，似為四卷，內容門美区分，眉目朗然。对「淨发」一道，記述頗称丰富，这書是怎样流传，早已燬滅了。

附帶一提的，万兴成等几家中小書店，还印过「弟子規」，是三个字一句的，当时的啟蒙讀物。又有「西学三字經」，开头是：「晉天下，五大洲，亞非美，和澳欧，洲之外，有五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在東方，北冰洋，南冰洋……」。这是張之洞提倡洋务后的产物。已开始介绍西学，这是清末的刻本。后来，他们这几家書店，还经售上海新学会社出版的「历史啟蒙」，「地理啟蒙」，「論說啟蒙」，「尺牘啟蒙」，「白話尺牘」，「尺牘大全」等標圖本的石印教科用書。

五 民族藝術方面的競爭情况

(一) 在綫籍中互出品种

這些書店，家數一多，而營業上彼此競爭，也是十分厉害的。他們對向元板權的四書五經，小說藥品，固然可以隨便地雕板印行。同業之間的商戰，爭是在與日俱增地競奇制勝。除一般經書，家々都印。又從經書中，別出品種，以示特殊與品美豐富。如『左傳』，就有『左傳句解』，『左傳句談』，『左傳注疏』，『左傳杜注』，『左傳音訓』，『左傳統纂』等六種。『善成堂』除了以上若種全備以外，又印出了『左傳杜林』，『左傳釋人』，『左傳快談』，『左傳易談』等書四種。標榜異於別家所有。『書業德』更出版『左傳事緯』，『左傳微』，『左傳美纂』，『左繡』，更顯出而衆增加了不同種美。『有益堂』的『談左補義』，『左國典詳註』，『周禮精華』，『詩經啗凡』等書出版。別家見到可以暢銷，及至雕板印出，已讓人家把生意做去很多了。

又如『官板四書』之類。『善成堂』刻的『奎壁四書』，『四書章句集註』，『四書傳註旁列』，『四書補註備旨』等。『書業德』除了以上都有，更印出了『大字四書』，『四書諱義』，『四書貫珠』等。『有益堂』除了也印『四書備旨』等大路貨外，更有『四書圖攷』，『四書典故』，還別出心裁，在每張每頁的眉端，又增印『字典』，稱為『字典四書』，並聲明独有板權，不得翻

外。这样，似乎较合讀者的『二者得兼』之心理，可謂揣摩投機，各有其『生意』之打算。

『宝兴堂』曾買進一套似乎叫『西廂記作註』的現成板子，印出后，分裝六冊。這一种『西廂記』還沒見到。不曉得內容有什麼特異之點。『宝兴堂』除自己出版各套書籍，民國后，也兼銷上海石印本的啟蒙讀物。如『千字文』，『龍文鞭影』，『弟子規』等書，也有石印的『六千字文』，和『才事不求人』，『珠算大全』，『尺牘大全』，『幼學珠林』，『增廣賢文』等書。

至於小說類。所謂『閑書』的板子，家々不一样。有的採用南板原書，照樣翻刻，換上自己的字號，也就算為自己本店之板。有的專聘書家，另寫書樣，因此，各家出版的東西，其格式，板口，張頁等々，更不相同。如『書山德』曾翻刻過蘇州出版的『西游記』，插圖就十分精緻。

(二) 搶印『南墨』

科舉制度，沒有停止之前，每逢到『鄉試』，『會試』的考期，這里几家大書店，例有一宗生意要做，就是刻印『南墨』，大量發售。過去，封建時代

的讀書人，所謂『十載寒窗』，一舉成名，也就是指的从科举這一途徑，已結上進，達到『光宗耀祖』之願望。那个时候的知識分子，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於獵取功名這個目標上。為了应付科举，耗費了畢生精力，和時間。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在八股文上下功夫。真成為一個『四體不動，五谷不分』的書呆子。

『鄉試』是三年一考，是由生員（秀才）去考舉人（孝廉）。考場是在省城。比『鄉試』再高一級的，叫『會試』，地點在北京，由禮部主持。考中的為進士。『鄉試』的考期，在农历八月舉行，故稱『秋闈』。『會試』的考期為农历三月，故稱『春闈』。『闈』是考場的意思。『闈墨』，就是這些已經考中的舉人進士們，所作的文章，也稱為『墨卷』。

人們認為：他們的文章，能在許多人中，中或前列，獨出頭地的被選拔錄取，獲得了功名。總必是精粹作品，有拿來作參攷，揣摩之價值。『儒林外史』小說中的，那位『馬二先生』，給書店編輯的『墨選』，就是這類東西。

書店里，每逢考期，必定要專力蒐集這類攷卷的文章。且連地離板，印刷出來。名為『闈墨』，有『山東闈墨』，『直隸闈墨』，『順天闈墨』等，不一

一。在採輯、整理等方面，也是煞費腦筋的。

戊戌變法、維新時期，一般文庫，變通改試方法，及其內容，以試

歷史、政治、財務等。請求實在學問，及實際政治形勢為主。並根

據當時情況和需要，特開經濟特科，考試策論。因而，時代的產物，便應

運而生。於是日室、興堂等，曾出版了策論輯新，同是迎合當時熱心功名士

子們的，研究參考讀物。

南墨的印製，有的是翻印人家現成的板，挑揀一時名氣响亮的版本，

加以複製。這很有勁，不必自己蒐集編輯了。每批南墨印出，却大量銷售，並

為外地客販批運。因此，各家書店，對這一項生意，誰也不肯放過，更是爭先

恐后地搶做。視為業務中，相當比重的一宗利潤來源。不過，資本較小的同業

他們是沒力量做，到時，只從四大家中，批來一點，也應應景而已。

六 每年中的营业旺季节

(一) 外地客商大量批货

书业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一年之中，是无时不在忙碌的。但是，其中，也有一段极旺季，那就是腊月与正月之间。因为各地的书商，都在新春前，必要预备大批的书笈供应，各书局同行客商，为预先定货，也都要老早裹赶到聊城，甚至在二、三月间，造路的客人，便陆续而来。那时候，邮局还未设立，客贩办货，要得自己雇骡车装运，东北冬天等地的客人，每年整年整年的批货。如蒙堂，每年要供应关外主顾，装七八大车发去。又蒙堂有其北京等地主顾，年终要货，装很多隻大箱子，以及山西客贩，每年春子都是利用骆驼子驮运。这样长途运输，络绎不绝。连同聊城的元笔一起批发，其他地方，如大同，绥远，张家口，洛陽，宿州等，年年月月，客商不断。到了民国十年左右，邮政局可以寄递信件，从此，书笈就可以交邮局寄定，更加便利了。

(二) 劉家店——臨時的書商賓館

各地的書商，到聊城，都是投宿古樓北街。劉家店。做他們的下處。這一些客人，年年必至，此去彼來，買主顧熟，安之若素。劉家掌櫃，對這些老客，備加照應，不同泛泛。在老客行紛紛來此，貨的熱況期間，他這店，从不招攬別的客商住宿，而一般老客，中應辦的事務，劉掌櫃也很為盡心地，給他們料理，如覓僱車輛，匯兌銀款，裝頓貨物等，客人們也樂得省心不少。所以，那時的劉家店，已不是尋常客棧，而俨然成為一個臨時的書商賓館。

3

此地的劉家店，對每年必到的遠路客商，長期頗立，共交多載，頗有感情。關於他們的食宿安置，有劉家店這樣照應周到，以及貨物發運，有劉家店這樣替他們處心打點。因而，書店方面，也着實感念這位劉掌櫃的幫忙，也是常日彼此酬酢周旋。這座具有地方歷史性的劉家店，歷盡了長年代的滄桑變易，一直到解放后的公

(三) 一批書版流入口外

民國元年前，這裏的「敬文堂」，和另外的忘却字號的三家書

店，他們停歇營業，不干了。這時，恰有一家奉天客人，駐在聊城

批貨，心裏想一轉，認為奇貨可居，便和敬文堂等三家書店磋商，

要求把三家所有的書版，價讓給他。

這三家版子，種類不少，數量也很可觀。奉天客人自己力量

不夠，他又約合同地而來的客人，集資購買。在他們認為，這是一

件一勞永逸的難逢良機，當然不肯放過，就是價錢多化一點，也得

把它做成的。因此，這項交易，進行非常順利，等到當地的各個同

行曉得後，這已經秘密達成協議，人員成功了。

同行們，對敬文堂等，出賣給奉天客人書版，是極大的不贊成

會一度集議，欲以原價贖回，並阻止其裝運，未得諒解，本已成舟

也就叫他整批地載運而去。從此，口外的一部分生意，算是斷絕

因為他們買去了這批版子，就有行印起書來，不須再遠途販運了。

一直到「九一八」前後，還看到東北各地，不少的流行着聊城版的

書箋 那已是英外的印刷本了。

(四) 家刻本 及代印代銷的書

聊城的木板書 除各家書石印刷的以外 還有大量的家

刻本 也叫做 家藏本 家塾本 據有英同志說：「我西

鄰的叶信臣 是陽以增先生的老師叶葆八先生的后人 他家

就有自刻的他先人的詩文集 有凡套書 不下十冊。我小時常

到他家玩 曾見到堆在東院書房裏 又如：邑人清代傳臚朱學篤

和順治時 開國狀元 傅以漸 江蘇巡撫傅欽 曾于一九二〇年 在

自刻的書板 如海源閣第四代主人楊敬夫 曾于一九二〇年 在

聊城故居 刻印了他先人的几部著作 計有 退思廬文存 楊保英

以增著 儀晉觀堂詩鈔 楊紹和著 歸瓶齋詩詞鈔 楊保英

著 三種。

私人的 家刻本 是有的僱聘工人 刻好板子 在自己家中刷

印的書 也有的把書板交給書店 委託加工 指定要什麼紙張 也

要由店方去代辦 印好後 如 非常品 就光付給書店工料費。

由自己分送親友。如準備往外賣的話，書店也可代銷。像『宣講』之类的所謂『善書』，書店負擔印工及紙料，於每百部中，抽出十部，作為交換代價。

民國初年，上海石印本，各種各類的書，已逐漸深入內地，銷於各地。縣鎮木板書當然受到相當影響，但仍可維持一部分銷路。同時，上海的商務、中華，在聊城先後成立了經銷店，各類石印本和鉛印本的小說，和其他讀物，大量湧來。這裏的几家書店，也開始改變方針，順應潮流，他們除了照常出版自己的書，並也兼售一切石印、鉛印本。還像小說類佔多數。

這個時期，因科舉已不興了，四書五經之類的銷路，已遠不如以前。一般書店，有些兼營新書及文具業務，賴以聊資挹注，維持局面。五四運動后，新文化浪潮，風起雲湧。由於社會經濟，新的形勢發展，聊城新書業，应运而生。以往這些以木板雕刻出版的老書店，只有『有益堂』一家，算是碩果僅存之『魯殿靈光』。關於聊城新書店业务发展概况，后面再專章記述。

七 刻板與寫樣

(一) 我國印書的創始時代

關於聊城刻書與出版的歷史材料，和各家書店創立，經營概況，已大畧介紹過。下面再說雕板印書，及書寫書樣等方面的情形，因而，必要的先敘述一下，我國最初印書的年代，及其產品。

印刷術，這一偉大發明，是中國先代勞動人民，對人類文明，重大貢獻之一。戰國時代，已經有了陰文和陽文的木刻印章。東漢時，石刻文字已很普遍。後來，人們以紙搗墨，從碑碣上拓下黑地白字的拓本。這種拓石方法，導致了雕板印刷術的發明。它開始的年代，一般人都認為從五代時，由馮道開始。其實，在這大早以前，就已有了雕板印書的事跡。根據明代史學家邵經邦『弘簡錄』上的記載，我國最早的刻本，是唐太宗所刻印的，長孫皇后的遺著『女則』這本書，刻于貞觀十年。同時，著名的玄奘法師，也大量地刷印『普賢菩薩像』，散施四方，這印刷術的推廣和發達，完全基於社會經濟

和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由于唐朝贞观初年，政治安定，农产丰收，社会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生活与文化教育，逐步提高。再有：中国的汉字，自从魏晋时代改用楷书以后，到唐时，已经十分盛行，因为这种楷体，易写易认。刻字工人奏刀时，困难较少。这些条件都是雕板印刷将出现时的有利因素。

唐时刻印的原本书笈，如今多已散失。只在光绪廿六年，於甘肃敦煌县。鸣沙山的石窟中，曾发现了卷子本的《金剛经》。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字样。长达一丈六尺，书前所附的佛像版画，刻镂精美。艺术水平很高。可惜的这件文物，已被英人斯坦因盗去，收藏于他伦敦博物院里了。从一些文献记载，及实物证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当远在公元八六八年前，最少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

(二)

聖手书生

刘凤藻

雕板印書，必須先據原刻本影摹。或按原稿写好，然后再上板开雕。这叫做「写样」。在从前的许多古书，多是聘請名手書寫稿

本。也有自己書寫的。這種紀載，往往見于序跋題詞，或簡單地記於版口或卷尾。其用名手書寫的，如林佑為王士禎寫『漁洋精華錄』為陳廷敬寫『午亭文編』，為汪琬寫『堯峰文鈔』。色慎伯、高均儒等人，為楊至堂寫『海源閣叢書』的一部分。鄭燮自書他的『板橋集』等。

聊城的各家書店，在準備要刻什麼書板時，先選定校勘精確的善本，交給『寫樣先生』，照原書摹寫。其字作，點劃，行格款式，處，依照原書，只換上自己的店號就得。這些『寫樣先生』，多住在城西。產生刻板工人的那些村落。其中有个最負盛名，而為幾家大書店經常延聘的，是那位人稱『聖手書生』的劉夙藻先生。

劉夙藻，堂邑縣定遠寨人。是个老秀才。他不但善於摹寫橫輕豎重，具有膚廓爽朗姿態的宋体，並善書正楷。字體融合柳歐，其向架波磔，疎密適中，頗為美觀。像『書業德』出版的『前四史』，『史記精華錄』，『寶興堂』的『神農本草經』，『昭明文選』等，都是出於此公手筆。寫一板書的代價，是京錢壹吊文。在那時，也

可鑿几斗粮食。写样的纸，是上茅毛秦，质薄柔韧。写上字，可透过纸背，清晰可辨。

复刻原书，更有个简便办法。立可节省写工开支。就是不用原样，索性用原书。一页页拆开。纸背面，用肥皂水，轻轻搓磨，使它平薄，造出了字迹。就用这原页书，上板雕刻。如《有益堂》的《聊斋誌異》，就是用这办法出版的。但是这样的做，只好限于普通板本。如较为珍贵的书，就舍不得这样办的。因为新板刻成，原书也就整个消失了。

(三) 刻工与选材

一部书，从写样、刻板，直到成品。据说是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的。这一道工序，全由工人的双手。一遍又劳动。依次加工。样本写好，后上板，就要雕刻了。这刻书板的工人，就不是经常地，在书店里边服务。全是临时委托性资。猶如今之加工定件。書店如計劃要置備什麼書板，把样写好，接着就和刻工接头。但有的大型書店，像《書業德》等，也僱有長期刻工在店裏，如挖補剔磨，活是不少的。这类的刻板工人，多住在聊城西南，堂邑县境，马颊河流域。

駝山一帶。這駝山，又名放馬場。在堂邑城西十八里。有土崗隆起，蜿蜒聳伏，形似駝駝，故名。這地方，雖不是名山勝跡，却也果樹成林。風景樸秀。像這一帶的『后杏園』，『三奶奶廟』，『靖忠』等村。由其祖輩傳授，一代代接替，男婦農民，多數人擅於雕刻書板的技術。他他們農忙時，就下地干活。春冬兩閑，就接受書板加工任務。作為主要的一項副業生產。這裏的男女工人，因輩々相傳，經常地實際操作，積累得無數的經驗。在雕刻技藝方面，時有革新成就表現。他們雖是散住在各個村落，也自有組織。不過，工人們也只是听受少數『工頭』的支配。所有和書店接洽定件，商議工資，討論規格款式，及交件期限，批定合同等々手續，全由這『工頭』出面，和書店掌柜的們打交道。工頭把活攬好，再分派給工人，各自拿回家去刻。『三奶奶廟』，有徐鳳池，就是當這種『工頭』，也叫做『攬頭』。在過去舊社會中，對多數的勞動工人，施行一種剝削制度，於所得工資中，要扣除百分之几。或者他以高價攬定，再以低價僱覓刻工，而從中漁利。那時的工人，沒有正當組織和力量，便一任這種承

攪足活的。攪頭。剝削與無理壓迫。

工人刻板，是按數計資的。書中章句間的標誌，也若有規定。如一個○（圈）或五個、（點）都按一個字計酬。木板書中並無其他的標點符號，只有○、或⊙，代表一章書的起始。大字本四書，或有，作為句點。

雕刻書板，是選用梨木和枣木。所以『梨枣』二字，向來也作木印書的代名詞。這種木質，堅實勻淨，經久耐用。製板的木材，也採取大株的樹木，渾粗的幹，解開木片，內无『裏結』，外无疤痕，才為上乘。把它按照所定的尺寸、規格，鋸成了一塊一塊的板子，再一一刨得斬平，刮磨如鏡，把寫好的樣張，反貼在木板上，就可以奏刀了。除了梨木、枣木以外，梓樹的木材，也是雕板刻書的好料子。因而，印書也叫『付梓』。

（四）雕刻板藝神神

工人們手藝之中，還各有其一套技巧。猶如做毛筆師夫一樣，水盆和乾作，是兩回事。能夠套套活，是不多的。刻書板也是如此。祀

為『發刀』，『發刀』以後，為『挑刀』。（挑讀上聲）刻板時
 要右手握著刀柄，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幫助推動刀尖。那末細琢細磨
 刻划。乍用頭的『發刀』，是依循字样的橫豎笔画，用刀尖劃划，
 較容易。多是教初學的徒工去做。第二步的『挑刀』，這却是覺得
 訓練有素的，熟手工人擔任了。『挑刀』是細緻的活。一撇，一點，
 都要仔細剔爬。使每個字的鋒銳，棱角，整齊划一。姿勢、姿態、站
 麗醒目。無論行距疎密，笔触的柔和，劃動神气，都要深切地体会到
 刻划出。在在要達到藝術要求。

我們試一檢閱『書畫德』，『善成堂』等出版的，大部头的，
 如『五經五傳』等書，莫不线条挺勁，刀法圓熟。就可以証明，當初
 這裏雕刻工人的技藝，確已掌握到高度水平，功夫到家了。另一種刀
 法，叫做『坡刀』（坡讀上聲）省勁，下刀平穩，刻划不深。其優點
 是可使原書字体不走样。缺点是出賃少。如立刀活的書板，可刷書万
 部，坡刀活，只可刷七、八千部而已。
 任哪一種刀法，笔画間隙，总要清剝得干淨利落。板子中的木头

淨，如果剔除不淨，刷印後，必會出現「黑點」，好之後，須用花椒水煮透定，可以久貯，不生虫蛀。一部大書，刻板工程，也相當浩繁。例如『四書備旨』，板高七寸四分，寬九寸，用國產六五毛邊，下七個頭。全書共計四十六頁，就要刻四十六塊板子。再如大本頭的『三國志演義』，多至壹千壹佰餘頁，就要刻壹千多塊板子。一部大套的書，交工人分頭去刻，也須三兩年的工夫，才可完結。其中大字部份，由一般工人來做。小字部份，另由兩手技工負擔。他們承刻某一書板，也是陸續地交活。刻完十塊，或二十塊，就交上去，並不等候全部竣工。一齊交納。而書坊中印刷，也是隨刻隨印，每一張頁，都有標誌可查。一部大部頭的書，刻工須要費几百兩銀子。如『五經備旨』，全部刻工，須要化費銀壹仟五

(五) 校勘與揀圖

書板刻成後，裏邊每個每個的字，也不是絕對沒有錯。相反的

細字連篇

術語稱錯字為『拾子』

（意思似乎說應當拾出去）

『拾子』，這是刻版時，有的眼力疏，或注意力不集中之故。即所謂

『拾子』

『拾子』

『拾子』，承之說

就是把相似的字，誤刻上去。雖然讀者讀時

會看得出，但終為白玉之玷。因此，都要把刻紅的書板，一字字的

照原書校勘。有錯字處，立即挖補。各家大書店，對這項工作，都

很重視，因一字之誤，出入甚巨。甚至影響原文意義，並可妨礙出版

物的業務聲譽及銷路。

前人解釋『校勘』的兩字意義，說：

『校勘』

『校勘』的兩字意義，說：

『校勘』

『校勘』

『校勘』

校勘云者，謂互相校覈，而定其謬誤同異也。亦稱校讐，其義始

刻向父子。別錄云：『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尋謬誤為校。一人持本

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讐。』因校勘工作，這很重要。任書世付

『成堂』等，凡大書局，聘有專任校勘的先生，三、四個人。並有

為改補錯字的雕刻工人，五、六個人。所以『書世德』版本的書，錯

字很少。這由於他們，對這方面，肯認真地仔細校讐。但是，也有個

別發現疏漏之處，如『易經』中的『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无』字，版中誤為俗寫之『无』。

其他的中、小家書店，就很不講究這一套了。像那資本比較小，發行
此書並不怎樣廣泛的中、小書坊，如『聚錦堂』、『奎文堂』等，也各
有自己雕刻的一套套書板。多是指所謂『府書』，及『小花頁』之類。
有的店家，貪圖省工省料，紙張和墨色，都較為差次。尤其小說類的
東西，校勘不精，頗有錯字。小本头的『四書』，『詩經』，『書經』
『二論典故』等書，是批發給一般小客販，串書館的，及門市零售，
這一種類的書，所用紙張，較好点的『毛泰』。却還細緻潔白。有
『大毛泰』，『小毛泰』之分。其尺寸大小區別，下頁多少不同。再次
為『毛箔』，最次是『四則』，便很顯得粗糙毛刺了。書中還慣用些
自行杜撰的簡俸字。（過去，對簡俸字稱為俗俸字或簡笔字）。如禮
字作『礼』，興字作『兴』。這還有可說，最滑稽的，他把小唱本中
的，不算怎樣繁俸的字，也任意改造。如初字，竟簡為『刀』，
簡為『兒』等。凡屬於這類的書，統稱為『簡字草板』。如『聊齋』
『談』，『想當然耳』，『色公案』，『夜風集』，及『卜筮正宗』
『麻衣相』等。

書中有插图部分，從原本描摹。也有的請画家創作，如小說中的
 『三國志演義』、『列國志演義』、『紅樓夢』、『水滸傳』等。多有
 輯古本画像，再加鈎摹刻製，如『五才子』中的画像，則採用『貫
 中堂』版本中，『陳老蓮』所繪人物像做範本。還有『詩經備旨』中
 的『簡單圖案』、『三字經』、『千家詩』等，附刊的人物故事圖像，都
 還线条清朗，質樸生動。刻製这类板子，更得要掌握刀法。輕雕細琢
 忌草率。要深入地体会原图的笔意，刻画出原图的精神。姿态、风
 神能使它减少或消滅斧凿痕迹。这类活兒，像『駝山』一帶的村子中，
 家庭婦女，很多巧工能手。其刻摹工作，計頁、或計圖論值。約畧可
 等於刻半頁書的銀數。如小本『論語』，每半頁刻工，是制錢三百文
 刻一块圖，就可拿到四百文。農村婦女們，每於春宵冬夜，偕同姊妹
 淘，厮守在豆油灯下，一半兒說『笑』，一方面十指辛勤地，操緊刀
 柄，不停地刻。因为这个副业生产收入，正是她們的個人的『小替』
 來源呢。

書中有插图部分，從原稿描摹。也有請畫家創作，如小說中的「三國志演義」、「列國志演義」、「紅樓夢」、「水滸傳」等。多有輯古今画像，再加鈎摹刻製，如「五才子」中的画像，則採用「哥」字堂版本中，「陳老蓮」所繪人物像做範本。還有「詩經備旨」中的「荷葉圖案」、「三字經」、「千家詩」等，附刊的人物故事圖像，都還线条清朗，質樸生動。刻製这类板子，更得要掌握刀法。輕雕細琢，忌草率。要深入地体会原图的笔意，刻画出原图的精神。姿态、神情能使它减少或消滅斧凿痕迹。这类活兒，像「駱駝山」一帶的村子中，家庭婦女，很多巧工能手，其刻摹工作，計頁、或計圖論值。約畧可等於刻半頁書的銀數。如小本「論語」，每半頁刻工，是制錢三百文刻一块圖，就可拿到四百文。農村婦女們，每於春宵冬夜，偕同姊妹淘，厮守在豆油灯下，一半兒說笑，一方面十指辛勤地，操緊刀柄，不停地刻，因为这个副業生产收入，正是她們的個人的「小替己」來源呢。

關於聊城的木板雕刻印書，這一個手工業操作情況，畧如上述。至於拿

活字版印書，這裏的書店，還沒有做過。只有本城楊氏私家出版的『海

源閣叢書』，內有一部分，有雕板刷印，也有用活字板排印的。如叢書中的

『蔡中郎集』，『惜抱軒尺牘』等，約二十多種。

楊氏所印的書，也非一時一地。某書印於某地，尚無資料可以攷証。因為

『海源閣叢書』，並不是同時同地出版。如楊以增任河督，駐節清江時，楊紹

和服官京師，及居故鄉聊城時，以及在肥城其別業，『華城山房』，『春暉』，『一

部分。嗣后，楊敬夫也曾出版過乃祖的詩文集等。一九三九年之間，我曾在楊

氏的弘農內舍別業（聊城城西田家庄西南，其堂地所在）見到過存在的大批

木刻活字。還有很多塊特製的排版木框。凌亂地和木具杂物，堆在一座空房子

裏，因而可以証明，楊氏『海源閣叢書』，是確在聊城出版過一部分，其中

一種，是拿活字印刷的。

活字印書的好處，是簡便迅速，運用靈活。如有一套較為完備的活字，可

能印製各種各樣的書。不但節省了寫樣、雕板的費用，還大大提高了書展上

的效率。真是既方便，又經濟。關於活字版印刷的發明，是印刷史上

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印刷术改用活字排版的，是我国宋朝的毕昇。他创造活字印刷，是在北宋庆历年间（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年）比欧洲最先用活字印《圣经》的德国人谷腾堡，要早四百年。

根据和毕昇同时的，宋朝大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面的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大致是这样的：先用胶泥刻成一个个薄片的单字，用火烧硬，就成了活字。排字的时候，依照稿本揀出所需要的字，排在一块板有松香、蜡、纸灰的铁板上，用铁框围住四周。活字排满一块之后，就上火烘热，使松香和蜡熔化，再用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铁板冷却以后，活字就固定在板上，可以上墨印刷了。印刷完毕以后，再把字板烘热，取下活字，留作以后再用。常用的单字，往往准备好几个，甚至二十多个。同时，他又拿两块铁板交替使用，一块排字，另一块印刷，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排印中的时间。不过，如只印二三本，也显不出它的方便。假如印上几百册，几千册，那就极为神速。而且，有了这一套活字，还可以印其他各种类的书，毕昇发明这个活字版印刷术，当视操作程序及器具，固然是原始创造，不能臻于完善，但是基本原理，却和现代的活字印刷术，完全相同。这是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

活字印刷術，从毕昇发明后，一直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的具体表现在后来各个时期，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做成的各种活字，如用非金属材料制成的泥活字板，磁板，和木活字板，和以金属材料制成的铜活字板等。至元朝初年，经科学家王祿，几经研究、实验，进一步地創改了以木質刻字的印刷活字，並发明了減輕工人劳动、提高排字效率的轉輪排字盤。

木活字在元朝发展应用，范围頗广。並遠传到了兄弟民族地区。甘肃敦煌千佛洞中，曾经发现几百个用硬木製成的維吾尔文木活字。都是用維文子拼成的一个个长短不一的单字。但是，大部分被法国的伯希和盗走。所剩仅余，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館。

到了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使用木活字的地方，比过去更多了。不但流行在苏州、杭州、南京、福州等沿江沿海城市，而且发展到四川、雲南等僻遠地区。木活字在日本的書笈内容、品种，也日見繁雜。私人的詩集，及家譜，大量应用。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年）起，公家也採用。

本活字 排印 邸報。這在我國新聞史上，是有歷史意義的一件事。

至於 木活字板，又叫 聚珍板。這個名稱，從什麼時候叫起呢？由

清代的乾隆帝，修 四庫全書 時，就計劃把明朝 永樂大典 中輯出來的

已失傳的大批古書，印刷出版，以廣流通。這是一件很巨大的工作。如果用

雕板來刻印，耗費的人力、財力和時間很大。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十

月，負責印刷出版的官員金簡，向乾隆皇帝提出刻 木活字 排印的建議。他

舉了下面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刻一部司馬遷的 史記，得用兩千六百七十

五塊梨木板，刻寫一百十八萬九千多字，合計工錢和材料，要一千四百五拾多

兩銀子，而且刻成以後，只能印一部書；如果用木活字來排印，只

要做十萬個大小木字，連工帶料，不過一千四百多兩銀子，也就够了。可是

有了這一套 木活字，就什麼書都可以印。一勞永逸，何等便當。乾隆皇帝

認為他這個建議合理，馬上批准照辦，並且把 木活字板，改了一個比較文

雅的名稱，叫做 聚珍板。

第二年，由金簡負責督導設計，徵集工匠，一共刻成了大小木字二十五

萬三千五百個，連同備用的木字，排字用的楠木槽板，揀字归类用的木盤，

套板格子和字柜，这全套工具，活字，一共用了二千三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银子。用这套新造的設備，先后共印成武英殿聚珍版書，一百三十四种，两千三百多卷。后来，金简把印書经过的，操作技術及經驗，写成了《本类字总结報告式的东西》，叫《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中国古代的印刷術，尤其是活字印刷術的发明，为东亚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东亚文化史上，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七) 書板的知識

一块板子，就是一頁書。其尺寸大小，块块是一样的。这一块書板的四边的界格，称为边栏。其四边界格，只画一道粗墨线的，称为单边。其在粗墨线之内，又附一道细墨线的，称为双边。其天地两头，没有细线，但在左右两边有细线的，称为左右双边。天地左右全有细线，称为四周双边。如善成堂的神农本草经，就是天地双边。俗又称为文武边栏。像書业德的五经备旨，医宗金鑑，六科準繩等書，多仿这种格式。可見他們的板子，多是採取善本摹写，加以複刻。複刻即是翻刻。这翻刻本中，有用宋版影摹的，称为複宋本。用元版翻刻的，

称为「複元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出版法」的规定，这类的书，均係前人著作。年代久远，谁也没主权，所以也不禁例。

书页行格，通常是以半页为标准的。著录时，多记每半页若干行，行若干字。也有省去「每半页」三字的，如说「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像傅增湘的「藏园东游别录」，著录善本，就是这样有记的。至於板框的尺寸高广，多用八厘为度量单位。以后，又用尺寸记板框的高广。多用营造尺为度量的标准。如「涵芬楼」影印的「四部丛刊」，在每书的扉页后边，特记原书版框高营造尺若干寸若干分，广若干寸若干分。

板子雕成，每印刷一次，以五百部为计算单位。第一次印成的书，字迹清晰，边框完整，格外美观，称为「初印本」。一般的图书，在雕版初成之后，例须先用朱色或蓝色，印刷若干部，这叫「初印红本」，「初印蓝本」。更有「一种」套印本，是用几种不同的颜色套印。如「书影」的「洗冤录」，正用墨色，旁注用硃色，圈点用蓝色。又如「白香山词谱」，有署批的「聊斋志异」，及「山海经笺注」等。多用两色套印，这种套印法，须分几次上版，格外费事。

一套新板，大字的可印書萬部。一般的可印書七、八千部。『四書備旨』反『古文釋義』等，全頁多為稠密的小字，印个六、七千部，還能保持清晰可觀。如果再刷印過多，木質被墨汁咬得發硬、發脆，就漸見漫漶，及零碎地損壞。雖然還可以作部分的修補，也只可勉強繼續，已是大不如前的清朗爽目了。至於那一類的書，一次印多少，那要看各家的銷售情況，是隨貨的出產暢滯而變通處理。如『有益堂』，在經常業務之下，印書數額，較有固定，計有『古文』、『唐詩合解』、『左傳』、『五經』之類，大部头的書，每批只印百部。『上下論』及『小本談物考』為二百部，百、三、千等啟蒙讀物，為四百部。其他凡大家，數額較多。

關於聊城各家書店，每年的銷售書數情況，我曾和馬廷生先生談過。馬先生過去任職於本城『有益堂書店』，達四十多年之久。他說：『入了民國，科舉早停了，經書也不行了。但是，按那時節情況，先有『益堂』一家，每年還可銷七、八千部。像『書世德』、『善成堂』他們大家，銷數还要多。』以此类推，全縣一二十家書坊，在从前板版時期，年總銷書額，不下二、三十萬部的。其他非自印品，遠不在內。

八 印書的設備及生產次序

(一) 槽墨漿 刷頁子

一部書，从寫樣算起，到達讀者手中為止。其中大小、零碎繁雜的工序，據說要經過七十二遍手。刷印書頁子，所應準備的東西，是紙、和墨漿。紙料種類，前已提過。這墨漿，是怎樣製造？方法是：先要選取上等南松煙子，是主要原料。每斤的過磅後，就要下手，其法是：如果十斤煙子，須用白麵三五二斤。先把白麵打成漿糊，攪得極稀，再把煙子摻入，並加點燒酒，一齊倒入了大瓷缸內。用石討春使勁地攪，攪得漿糊和煙子，融合一团，放在一邊，不管它了。

整日一个伏天過去，缸裏的東西，被高溫熱蒸，起沫發酵。是謂「發缸」。發缸後，再熬水膠水摻進去，一塊槽起來。這樣，煙子、水膠、漿糊，互相黏蝕，起了化學作用，而融洽為一體。最後，再倒入水磨子裏「搗」，搗下來的墨漿，細緻勻淨。放到冬季，正好應用。刷印書頁，墨色烏黑正亮，光澤爽目，手指撫觸摩挲，也不會褪落沾染。專門刷印書頁的工人，並不在店裏吃飯，只

有糊墨漿的這一天，柜上照例照應酒飯。

印刷工作的設備，要用一只比較寬滴長方形的大案子。案面要平整，堅實。把書板安置於案子上固定地方。墨漿盆子，擱在旁邊。裁好的書頁，一疊疊早準備好了。案上的師夫，抓過排笔，輕輕蘸一下墨漿，从板子上掠過，排笔放下，就雙手取過一張書頁，平放在板子上，恰恰正好。俗語有：『刷書抹墨，一看就會』。這句話，說來容易，其實，並非如此簡單。就拿刷頁時提取紙張，這一手，看來似乎挺不費勁，外行人你試試，也照樣提取，這紙張並不听你指揮，它不是歪斜，就是灣心。放到板上，也絕不會恰恰正準。拿下車歪，新再擺擺正墨，但是紙上已經沾滿了墨污，哪可再用？所謂：『眼睛不如手精』，也就是这个道理。光憑眼看，不實際操作，是体会不到其中困難的。

刷頁子的師夫，多年熟練，得心应手。板子上刷上墨漿，把頁子鋪上，並用一把細標做的『踏子』，从紙背疾迅地研印過去。隨即把頁子揭起，拋過一旁。手法是那麽輕快爽利，而又準確。這種『踏子』，專是用完刷書頁的。為細標特製，長有七寸。使用之前，須用豆油滋潤過，才好滑利順手，也不會傷紙。又如刷印年画之美，也必須過不了這種工具。

刷頁工人，稱為「案上」。按頁計工，稱為「條件」。這「案上」師夫們，每天可以刷書五、六千頁。大板的書，較慢些。工价是：大板書，每千頁刷銀壹佰文。小板書，每千頁六、七十个錢。以那時的物价情況（指光緒二十年）例，掙一天工錢，可買小米麵五、六斤。如雜紅高粱，得一斗多。工人在櫃上刷頁子，回家去吃飯，櫃上只管喝水。如果晚上也干活，就睡在櫃上，兩個人一床被子，由櫃上供給。這些工人，師夫們，活忙時，也閒不起來。這閒活，上那家去干。像「書世德」等四大家，一年到头，時刻在忙。一般老工人們，多是干一家的活。刷頁子師夫，當年手藝提棒有：朱德玉、孫玉堂、楊鳳錫（人稱楊三爺，外號畫眉）等。當然还有不少的人，難以知其姓名了。刷頁子的師夫，有諺語叫「黑抓子」，這和刷色紙工人的諺語「紅鈴鐺」，同是旧社會中，對工人們一種嘲笑輕視的稱呼。

（七）刷頁子后的一些工序

「案上」的師夫，把頁子刷出，隨手拋過旁邊，就不管了。另有「檢頁」的女工，把葉子上，一羅口地書頁，統統拾掇到一起，按流水號數，依序飲齊不能紊亂。歸攏后，再一張張地疊起。因為一頁書的印出，是連面平排。再在

中縫折疊，就分為兩面了。檢頁和折疊，這類工作，稱為「半子活」。全是由婦女們去加工。這類工人，多住在城隍廟街和東南城角等處。

書頁折疊的地方，稱為「版口」，或「版心」。版心中，有專為折疊計作為標誌用的「象鼻」和「魚尾」。刻石上下兩端，其中間叫「中縫」。也

「齊墨」，「齊栏」。把已經折疊整齊的書頁，以上邊「魚尾」下邊「黑口」為標準，要一頁頁對得齊。齊後，再交「平師夫」切裁。去其毛邊。也「平師夫」外派「耿五大個子」，「解師夫」等人，手藝最好。

頁子弄齊後，就要裝訂了。裝訂多是綫裝。手續更是相當繁雜。一本子書，共多少頁，本本檢齊，一頁不少。冊頁外的首底兩面，加上「書衣」。這「書衣」也叫「書皮」。主要是保護書本，也含有裝飾作用。「書衣」是採用染了顏色的紙料，貴重的書，也有用綢緞做的。「書衣」上貼有題寫書名的一个仄條紙簽，叫做「書簽」。這「書簽」也有用帶色的紙，如虎皮宣、彩色詩箋等，也有用絲織品的。古香古色，和書衣相配襯，頗為鮮艷。「書簽」上，有的延請名書家，題寫書名，并有署款。書衣裏面，有的另襯一頁空白紙，叫做「副頁」。其功用有三：一、可以保護書頁，使之不受損傷。因此又名「护頁」。二、這副

有用『万年紅』紙做的，能避免潮濕或虫蛀。三、書的裝飾，紅白相襯，增加美觀。

『割頁』之後，是『封面』。封面『上題着書名。原先，也是為了保護書用的，漸而多注重題寫書名的書法，更注重題字的人名了。因此，漸々失去封面的本意。如『書世德』的『蘇東坡全集』和『唐詩別裁』等封面，是中名書家吳弘軒先生所題。『集成堂』的『策論文集』及『古文辭美纂』等書，為蕭甫田先生筆蹟。『萬興成』的『啟蒙讀物』，如『百家姓』、『千字文』等，全部字體，都是湯子英先生手書。

(三) 一本書的裝訂

『色角』，也是裝訂方面的一個必要工序。一本書，經過了整頓封面，在『打眼』、『穿線』之前，就用細絹把上下兩角包上。既屬美觀，又可以藉此保護書脊。也有用帶色的紙包的。此外，另有一種『色角』方法是，在『色角』的時候，預留上下書頁數張，不包在細絹以內，在其封完之後，驟看起來，好像鑲了一道白邊。這種『色角』方法，稱為『鑲色角』。但是，像小部頭的、單板簡字的普通書，是不加『色角』的。

『从』折頁』，『加封』，『色角』等步驟做完，就將乾到『打眼』，和

『訂線』這道工序了。『訂線』是裝書裝訂上的主要部分。因其裝訂可

用線，而稱為線裝書。其法是：在書頁疊齊，切好之后，先在書的右腦上，加

几根紙捻。再敷上書衣，打成几个針孔。是謂『打眼』。普通是四个針孔，也

有六个或八个針孔。一般是看圖書的大小、寬窄而定。針孔打好后，用潔白黑

綢的『白珠錢』，双股平行，穿孔訂緊。大本、厚本的，用『头扣』。（較粗

的珠錢）其小本、薄本的，就用『二扣錢』。這種裝訂，由來已久，了。無論是

大本、小本，訂線必要訂得緊，嵌得深，使它可經久堅固，不致脫散。這比裏

訂工作，全是柜上的職員來做。除了營業很忙時，才找外工。

从古到今，圖書的裝飾，是由『卷軸式』，進化到『冊頁式』。其外面的

附屬品，就由輾變而為『函』。因為卷軸形圓，可以用『帙』色裏。冊頁平圖

必須用『函』裝成。『函』的裝法，普通可分四種種類。即：『書套』，『木匣』

『夾板』，『紙匣』。

『書套』，是用硬紙為裡，外敷以布。圍繞全書的四面。只露出上下兩端

俗稱為『套子』。又叫『四合套』。書套的左側面，繫兩只骨籤，穿入繩帶，

記的两个殼环内。聊城有专做这种骨箴的工人，也在城附近农村。

『四合套』外，更有精緻的。连上下两头，都包裏得严密无縫。称作『六合套』。藏書家和圖書館，为了保护善本書，多採用『六合套』，再精緻的，外敷綾錦，开線的地方，挖做雲头形或環式。密釘銀裏，既堅固而又美觀。除書套外，還有夾板，木匣，紙匣。這几种東西，都是書的外函。不过，聊城這些書店，多數是自製『四合套』。各家書店，有专做套子的師夫。如馬運生，在『有益堂』做書套，朱貴昌在『書北德』，也是長期做套。

婦女們承擔的店外加工，称作『外活』。像『折頁』，『合部』，『對卷』，『對號』等。這些所謂『半千子活』。按件計資，开发工錢。有时，婦女到店裏去做。有时，書店派夥計送到她們家裏，做妥后，再扛回來。

刷頁子的『案上』師夫，也收徒弟，徒弟在店裏，和老师學習刷頁子。跟老师回家吃飯。掙得工資，全交老师，老师除管飯外，也酌給零用。三年滿師才可以独自掙錢。

(四)

『開作』和『熟作』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后，或十六，最晚十七，書舖就要「開作口」干活。这一天，例由店方召集全部工人，举行「開作酒」。一个宴会。这「開作酒」，是说明了要开始作业，店中犒劳工人的一种表示。店東請工人，酒席是应当特别丰盛的。因为一年的开始，工人们为店東又要从卖拼血汗，投入生意，为店東积累财富。店東们为了鼓励工人的干活情绪，酒菜无可置疑的是要漂亮些。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此。有的店東，却吝啬异常，对这种应化的钱，也得省且有，得减且俭。把酒菜弄得到为止，甚至看不上眼。工人们认为这是有錢的店東们，对工人极蔑视的污辱。工人们忍不下去，也往往因此而引起争端。后来，就定有成規。每年的「開作酒」，酒得柜上搬出旧帳。查看去年是預備的什麼酒菜，化多少錢等々。今年也必須照例而办，不可变更。年卽如此，著为定案。其他一般的小家書店，「開作酒」多遷至二月初二，犒勞工人的飯菜，例为五斤肉，兩隻鷄。

二月的初二至初六，在這几天之中，店東和工人，要把工資數目，反準備印刷那些書契。等々一些問題，雙方協商妥協。一切定規之后，初七这一天，工人設酒筵請店東。初八日，店東，掌櫃的又对工人还席。这种形式举行过。

而就奠定了这一年劳资双方的合作基础。

从正月十五，或二月一开。工人们又日以继夜地忙于生产。一直到过麦节。工人都要回家，收割自己的几亩麦子。工作例须停止。是谓歇作。这样，再等中秋节日，开作。因而，店里请工人，一年例有三次。

每年的三、四月中，逢着来批货的客人，络绎而至。如存货不足供应，更要连夜地加工刷印。这时，工人们不但白天整天的忙得要命。晚上还得要打夜作。掌灯干活。常常要熬到十二点钟，还不得睡。到了这样匆忙情况，晚上倒由柜上预备酒菜。菜是起碼要四大水盘。酒是一大壶。掌柜的们，为了他要工人身上，多多为他出力挣钱。而不惜以虚伪拉拢的办法，亲自给工人斟酒把盏，表示慰劳。

九 工人向资产阶级的斗争

(一) 对于无理剥削工资的反抗

这些书店、店东、掌柜的们。他们对所雇用的工人，也是十分冷酷无情。劳资之间，是时常发生一些纠纷。主要因素，或为待遇方面的苛薄。或为工资

方面的不合理。彼此爭執，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工人被壓榨得忍无可忍時，同樣能以團結奮起，堅決反抗。大家聚齊心去上，开会，商討對策。正文的牛爭，也是以這些掌櫃的們，理屈詞窮，無話可說，不得不答應工人們的合理要求。可見資本家的剝削本質，古今如出一轍。下面的一个故事，就可以說明經過是這樣：

工人的工資，照例是應由櫃上，按「齊滿錢」發給。有一次發工資，店方竟然有意地，企圖改變老例，註如數額，聲明要按「九八錢」發給。（「齊滿錢」是制錢滿足壹千文，算為一吊。九八錢即千文中扣二文）工人們認為這是「違章」，不遵守老例的，一種無理剝削。工人們不肯接受，掌櫃們更悍然堅持，不「通融」。工人們迫于無奈，羣情憤慨之下，一齊罷工對抗。事情眼看要鬧大了。這時候，出來了本縣衙門中六家老老，劉玉山等人。出面調解，事情也沒有管下。工人們為了爭取問題的儘情合理，不甘受有錢人的任意擺弄，於是下「雞毛文書」，挨個傳遞，要討回賬集了五、六百人，都到東关文昌宮聚會，商討對策。一時哄動了聊縣，把全縣各人份的注意和同情。

(二) 取決于抽籤的結果問題

書店的掌柜的，和店東行，看到一態，擴大，會彙集他們的營業損失，又拖出人來調解。工人堅持真理，不肯低頭。店東感到无可轉圜，而想出了一人上，台妙法。办法是支給工資的，蔣滿錢，由九八錢，問題，取決于雙方派出人，赴城隍廟，神前抽籤。如抽出蔣滿錢，就按蔣滿錢，發給，倘是單子，就以九八錢為準。結果，還是工人勝利了。

這個中内幕，不言可知。也並不是什麼城隍令主張公道，為工人撐腰，還是狡猾的店東行，自知不易支付，又正詞正地責難。而故弄玄虛，假托那神旨的意旨，聊以解嘲嗎？豈不是光緒二十年前后的事。

還有一件書店學徒，先故失蹤奇案，始終成為疑案，事情也發生在光緒某年。本城書業德，店裏有書徒，年齡還不滿二十，是山西人。忽然一日

失蹤。店東對外宣稱：「這個頑，很久被狐狐迷纏，這次不見，想係被狐狐

仙弄走了。當時人們，莫明真偽，猜疑不一。及至學徒家里人追究，店東能

拿日被狐仙惑迷攝走了。一类的鬼話來搪塞。后来，也就不了了之。這個學徒

竟下落，終无消息透露。若假設店東虐待致死，而以妖言混淆听聞，而掩飾其罪惡的詭。這個徒工的遭遇，真是冤沉海底，无从申訴。

十 聊城新書販賣業和新文化的傳播

(一) 木板書業凋零形勢下，新書業的崛起

聊城木板書業，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間的經營發展，大量出品，影响於地方經濟繁榮，蔚成文物薈萃。由于時代進化，日新月異的形勢下，清末民初之際，这里的木板刻書事業，已是漸次光芒頹落，似成強弩之末，萬無一失勉強維持沒落的局面，但大無于品，已將要向津之人。这样，勢已不得不作改弦易轍之舉。因此，一般書店，無論大小家，多已兼營其他。如文星、帳簿、免笈之類。以資境注升支。或者代銷新書，或者停業改行。这时，私塾還有，部分改設新書。各类型學校，次第成立。鉛石印本的教科書，鉛字及材料，亟在需要。於是上海、京、津各地出版物，石印和鉛印的新書紛紛湧來，急遽地促進了聊城新書業的迅速變化，呈現出一個划時代的，新書局局面。

随着木板書業衰落，就是新書業的崛起。同时，石印印刷事業，也在這而興。也為地方文化領域的开拓，有很大關係。因此，在這裏作簡單地介紹：

(二) 茹古文社 和 都文石印局

石印，這是一種印刷術。在今天看來，似乎已經漸趨落伍。代之而起的鉛印，印刷，有驚人速度的新型電機化機器，和原始的石印相比，其生產效率，何止千百萬倍。要知道，物質文明的发展規律，是逐步前進的。也並不是一下子就超越飛升，提高到絕頂程度的。民國初年，除了工商繁華的都市，有石印復舊像大地的偏僻城鎮，還是很少見的。

聊城縣第一個石印局，始於王露亭的茹古文社。繼續有端木泉办的

柳文石印局。

都是在民國元年創立的。

這年手工以機械操作的石印。在聊城開始和社會接觸，人們由耳聞而目親，皆感到新奇好玩，眼界為之一寬。看到它，無論印製什麼，都比木刻敏捷方便。因這樣，从前木刻方面的活，多半被石印替代了去。那時，聊城的西門，在立中學——第三師範和第一中學。還有其他師範講習所之類。教授的科目，全是武課本外，並由教師臨時選材，編輯一部分講義，作為課外補充教材。這些講義，就要託石印局去加工印訂。直到現在，這類石印本學校講義，還不絕。

如縷，未斷踪跡。此外，像民間的「家譜」和「計文」，以及名牋、錢帖、年神軸等，過去全是不刻加工。从石印起，也被它奪去了大半生意。

本縣自从有了石印。由于潮流所趨，而文化形勢發展，神神容現因素促進，各相當民感，都對各兵鎮，並沒有石印。於是大小件印品，接踵而來。利便所趨，效尤便多。不久期間，又添了「松竹齋」、「華昌」等石印局。

由石印印的書，在聊城並不怎樣多。所見者有：「游歷聖蹟圖記」、「聊

城西王鷺洲著」、「李太愚的」、「聖廟志」、「師範學校選印的」、「唐詩」、「劉泰軒

的」、「醫學筆記」等。其余有「宗譜」及有「宗教的經義」之美。在數量上，這些

聊城石印版的書，雖是不多，總可以說是聊城印刷事業方面，一個革新的突

現。

(三) 中華書局和中華書局

王露亭亦的「文化書局」，建立於民國元年。為聊城新書業的第一個創始

者。那時正是共和肇基，風氣漸開。他除了批銷中小學校課本，並販賣新舊小

說、碑帖、雜誌，及新文藝作品等，貨物來源，還是多從北京、天津和濟南去購

買。濟南的「教育圖書社」，代經上海各書局的出版物，「文化書局」就和該社

長期交遊。

「中華書局」改為「中華書局」的經過，據王雲五先生自述：「中華書局」之後，生意一帆風順，非常興旺。一切文具圖書，各色貨品，都是由天津、濟南、北平。次年的春季，計劃着再進一步地擴充品種，發展銷路。我想去上海，一端，把關於文化事業的新品種，辦一點來。並可順便參觀一下，文物舊書和上海，多購致一部分迎合時代的讀物。

我到濟南后，在「教育圖書社」，認識了潘籟仁先生。他是上海中華書局經濟特派員。若以交際各局，聯繫業務。同時，我也和商務印書館、濟南分館的經理人沃子敬等見了面。彼此是常共交易的，感情很為契洽。

從濟南赴滬的前一日，潘籟仁把寫好的一封信，托我給他帶上海。交總拒經理人。我抵滬后，把這封信就親送到福州路中華書局。却不知道他這封信中是去介紹我，說在魯西經營書業。什麼厚酬有方，信譽可靠一類的話。請他仙家拉方面，與我作進一步的接洽，以資推廣業務等語。當時由其經理陸費逵（副經理）之芳尊，殷摯招待。

雙方洽談之後，很順利的達成協議。由我負責擔任起「上海中華書局」

分司的名义。包銷山東東臨道二十九縣地區的。本版圖書，由各種文教出版
品。若根據他書局章程，須繳納參什元保證金。但是沒有那麼多現款。又以
通融辦法，先交數百元，隨後再陸續匯寄。

這次，我由河北返，滿載而歸。已有一年之匯書品，三十多箱。又從清
南悅來棧，轉運聊城。而以此樹立了更加巩固的營業基礎。努力擴展銷路，經
常不斷地以新型科學儀器，和新生出版物，供應魯西北各州、縣、鎮的文教
界。及社會廣大羣衆之需。在一九二四年（民國三年），把文華字號撤消，正
式接上，中華書局的招牌。一九二一年，在天津分設，遷入營業。以上為
王雲五談其在聊城這支，中華書局經過。

(四) 商務印書館和其他書局的建立

上海日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元年，就委託書業德，代銷教科書。那
時書業德一方面代銷商務的貨品，同時還出版自己的書笈。經營之
式，仍然一本正規。按部就班地穩健進行。於外務聯絡方面，殊少主動。因而
學業也不見怎樣發展。以後，中華書局正式建立，銷路廣泛，生意很好，
斷有百尺竿頭，蒸蒸日上之勢。商務看到這魯西北的广大地区，正可有為

如果想到「中華」作立駕齊驅地競向爭取，必須要有行出馬，樹立據點。於是
在一九一四年，由濟南分館，派馮慶甫來聊城，籌備分發行所。（在樓東大街
路北內寓，所住為大廳，向無門面，即今之郵局后院）經營二年，又復撤消
馮氏和他在聊城聘僱的職員梁治平等，一齊回了濟南。這時，恰值李冠庭組織
「振東書局」，便和「商務」接上鉤，擔任了聊城經銷名義。並兼售文具，並
及其他書局出版的新小說。

「振東書局」開業前後，同時有孫一德經營的「書界書局」。代理上海
「書界書局」出版物。后又改組為「振西書局」（經理人金春亭），接着又出
現「同元書局」，后改稱「義和書局」及「金生」辦的「新華書局」等。以上一
些書局，都設立於當時聊城的繁華中心市區——樓東大街。而樓西大街，還有
一家「真華書局」。主持人何某，平時時間不長，似乎還出版過「算術題解」
之類的書。

另有趙國華辦的「國華書店」。經營重點，較集中於新文藝讀物。和實用
辭典等書。並代訂代銷進步的期刊雜誌。对被反動政府在郵局檢查扣留。
聊城當時的經營新書業各家，仍屬「中華」和「振東」，「書界」經營較差。

(五) 两起翻印教科書事件

民國初年。『商务』的教科書到达。地方教育部門，也曾一度厉行推广。

所有學堂，都要採用新的課本。有的私塾，依然存在。但是也叫換讀教科書。

有此措施之下，像旧的『三字經』，『論語』之类，就不大好銷了。此間因去

此，像『万興成』，居然別出心裁，私用木板刻印『人、手、足、刀、尺』的『

共利國教科書』。『國文』，后来被『商务』查知，根據版權，請地方官府禁止。

类似事件，却也无独有偶。接連又发生濮陽某書商，私用石印，翻印了

『中华』的『新學制』課本。經濟南『中华書局』分局，派楊紹洲，赴同聊地

王露亭，同往濮陽究查。報請官府禁止。並沒收了私印課本若干冊。算為了結。

以后，也沒有再听说这类事情发生。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以后，這裏的『家何笑』

明經營的『新华印刷社』，曾私自排印『性史』，被當時專署查出，充公西大

嶺。但他這書，封面上却印着『西洋史』字樣。

聊城的新書販賣業，从民初到抗日戰爭。二十多年來，在魯西北一帶，數十

个县、鎮区域内，广泛推廣。每年銷售的总數量，是不下几十万冊的。除『中华』

『商务』，『世界』，『开明』，『生活』，『北新』等出版物外，他如『錦雲』

『大東』、『廣益』、『大成』等書局的新舊圖書，以及『掃叶山房』、『鴻文』

『墨石齋』等，各種碑帖、畫譜、品種繁多，也是不少銷賣。一折八扣書暢銷的時期，更是這裏新書業的黃金時代。直至七、七事變前夕，算是告一段落。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十五日，聊城被日寇攻陷，新舊書業，隨着地方其他事業，一併關閉。

聊城新書業的崛起，銜接了地方木板書業文化傳播的使命。並影響了社會風氣的革新，同時啟發了廣大羣衆的思想前進。奠定了抗戰時期推廣救亡教育、發展文化戰線之良好基礎。

十一 抗日戰爭前後，聊城地方報刊簡述

(一) 省立『三師』與『二中』的『石印講義』與期刊

抗日戰爭之前，聊城有兩個省立中學。一屬省立小學。對於聊城的讀書界與出版界，也有極大影響的。『山東省立第三師範』，最初是五年制本科。收高小畢業生。以後分為前期三年、後期三年，和六年制的高初中一致。這個

學校的教科書，多半是^日商務^日和^日中華^日出版的。但有些國文教師自編講義，多數由本地石印局承印。每年出版的數量，也相當大。版本是比二十五開本，每次印一百二十分至一百五十分。分期發給學生。然后再彙集成冊。除國文外，如^日教育史^日，^日中國文學史^日，^日文學概論^日，^日心理學^日，^日倫理學^日，^日經濟學^日，^日鄉村教育^日。也多半由教師選材石印。一個年級，一般有三班人，一百二十人至百五十人。那麼，這種教材，就要印一百多部。

又如，山東省立第二中學，歷年授課的國文教師，一般不用法定課本。而喜歡自己選材，全部用石印出版，發給學生。^日九一八^日前後，有几位國文教師都是出身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受教于魯迅先生的學生（如任安波、張洪遠等）他們所用的教材，全部選用魯迅的文章。不但對學生的進步思想有所裨益，而且也相互的促進了聊城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

再如：聊城的山東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曾出版了一種石印廿二開本^日校刊^日，是個不定期刊物。專門登載學生的優文。供本校和外地交流之用。雖然每期只印几百份，但其性質，是一種定期出版的刊物。此外，第三師範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前，出過一種^日三

所獲利(十六开本)刊載學生和教師的文章。也印几百份。進步學生還出版過
「紅光月刊」，發表革命作品，可惜現在都找不到了。三師音樂教員何笑明，
自己曾編有五線譜歌曲，和音樂教材多種，都用石印出版。

(二) 聊城最早的石印報紙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國民黨縣黨部，在聊城出版過三種報紙。一
二九年(民十八)的春天，出版了「新聊城週報」，石印四開。有新聞、和之
藝作品。當時，二中校長孫惠溪，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為了和國民黨部中
爭剝削地位，曾多次吵架。

第二年，恰值白，馮倒持戰爭爆發，地方秩序一度混亂，這個報算是維持
了一年，就停刊了。

一九三〇年秋，蔣、白、馮，大戰結束。馮玉祥部下的郭復榘，倒戈督軍。
當時國民黨內部，宗派林立，互相傾軋。這時，都想擴大其個別勢力。壓制異
己。而最佔優勢的，是為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他們藉郭復榘的軍政權力，擴充
其CC派勢力和威信。並從輿論下手，令各縣黨部，創刊地方報紙。於是不
一九三二年，聊城又產生了一張四開石印的週刊小型報「東昌新聞」。

在周刊时期的『東昌新聞』。三編者戚鎮三，為鄰縣莊平人。創刊之始，內容除登本省、本地新聞外，也有外埠新聞。叫『鐵塔寺』。三師和二十中的學生，也有人為之投稿。恰在這個時期，中外著名的『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有謄傳將要賣給日本，並函係由潘復介紹，代價為十萬元之說。『東昌新聞』曾據以登載。並闢專欄，作海源閣藏書之源流介紹。而連續發表其似警告性文字的劝阻文字。但楊氏始終未作若何反映，價賣日本之說，也沒成事實。

(三) 鉛印版『東昌新聞』日報的創刊

一九三四年，聊城新添了兩處鉛印局。一家叫『耀魯』，一家叫『新華』。有了四升鉛印機，和金付鉛字。他們除印精美表冊，信封信牋，也為兩個省立中學校印辭義。國民黨聊城縣黨部，在這時，把『東昌新聞』，由石印周刊擴大為鉛印日報。十月十日雙十節，正式創刊。即由『新華印刷社』承印。編輯為李克亞。『北花園』副刊主編是趙旭之。當時，聊城縣長孫桐峰，他為了樹立個人威信，便於發號施令，以控制各區、鄉長。也利用這個報紙，作為他推動政治的工具。因而，『東昌新聞』，由縣政府指令各區公所代銷。銷售量是由日出數百份，達到一千份至一千五百份。鄉鎮集市的牆壁上，都可看到

『東昌新聞』。小商販敢用外埠報紙，包裝商品，但不敢用『東昌新聞』做這
項用途。也足見孫桐峰對該報掌握得認真。而該報在農村所起的影响了。（按：
這張報紙第一、二版，主要登載本省新聞，及本縣新聞。副刊有『明湖波影』
長篇連載小說。北花園有編者每天撰寫小品及短文，多屬反映現實之文章。

『東昌新聞』這張地方小報。既為孫桐峰利用，也同時被縣黨部、不同派
別的人等，競向爭取篇幅。製造其不同立場的言論。如國民黨縣黨部陳肅之而
則藉以宣傳其藍衣社特務，全國媚外的政策。委員王照遠，就替CC分子去
敲鼓吹。袁威甫、齊培棟則為何思源效力。三師、二中的教師、學生，也都紛
紛投稿，發表作品。总之，『東昌新聞』主要雖屬於國民黨反动派，其派係
動的宣传工具，也為一部分其他人士所利用。真可以說，五花八門，多其複雜
的了。該報除用直流收音機，收南京廣播外，其他國內外大事，都剪自平、津、
京、滬、濟南、各大小報的片斷。后来，也是經銷行于魯西五、六縣去。這份報，
在一九三五年春天，外復梁派人刺殺山東省黨部常委張景村以后，查封各員黨
部時停刊的。

(四)

三師學生所办的文藝期刊

一九三四年春天，山東省立第三師範的，部分愛好文藝的進步學生，李士釗、崔立極、和山東省立第二中學學生金瑞昌（默生）等人，在三師學生中的地下共產黨人何允廉、與王連級等人的影響和領導下，組織「薔薇文藝社」，出版了「薔薇」文藝月刊。（廿二開鉛印，李士釗主編）在五月一日發行了創刊號，宣傳反日愛國思想，每期印五百份，內容有文學研究論文、小說、詩和散文等。出版五、六月兩期，七月份因山東高中以上的學生，都到濟南受軍訓，在政治壓力下，被迫停刊。這下學生自辦的刊物，曾受到中共魯西總支委員會的關懷。

一九三四年冬天，「薔薇文藝社」几个主幹學生，又在「東昌新聞」日報的副刊地位，向南出版了「流氓」周刊，每期能容三千字（不給稿費），由金瑞昌、李士釗二人主編。先後出了十幾期，團結了三師、二中的進步學生中的文藝愛好者。鼓吹抗日愛國思想，發表了散文、特寫、短篇小說、新詩、譯詩、文學評論等文章。與此同時，山東省立第二中學，一部分學生，出版了「青鶴」文藝月刊。（廿五開鉛印）和「薔薇文藝社」的「流氓」相抗衡。在「東昌新聞」上展開過互相批判的筆戰。只出了三期，一九三五年春，便停刊了。這個時期

流砥柱。周刊上，发表过金瑞昌的一个笔名，所写的长篇报告文学，
 沈从文的一文，最受群众欢迎。他把聊城关主要街道，和名胜古迹，贫民寒
 及劳动人民的生活，都作了生动的描绘。感染力很强，读者纷纷写信给报社，
 想向作者一介，到底是誰。还因为说礼葬于街，回民居住区，公共卫生条件
 差，受到指责。

这些报刊的出版，对于聊城的文化生活，和新思潮的传入，都起过一定影

响。一九三五年，一八九运动后，
 青鹤月

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的，
 青鹤月

刊社的成员，有的成为三师，或济南高中的，
 复兴社，特务分子。从一二九

到西安事变的前后，在合中学都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派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

在这个时期，聊城的，
 生活书店

北新書局，
 大江書舖，
 大众哲学，
 新经

学大纲，
 文学，
 永生，
 安界如

等期刊。北平出版的报刊，如北平新报，
 益旦，
 等进步期刊，也能引

聊城。

流砥。周刊上，发表过金瑞昌的一个笔名，所写的长篇报告文学，
 城廓。一文，最受群众欢迎。他把聊城城关主要街道，和名胜古迹、贫民寒
 及劳动人民的生活，都作了生动的描绘。感染力很强，读者都给报社，
 想向作者一介，到底是誰。还因为说礼拜节，回民居住区，公共卫生条件
 差，受到指责。

这些报刊的出版，对于聊城的文化生活，和新思潮的传入，都起过一定影
 响。一九三五年，一八九运动后，蔷薇文艺社的成员，都成为聊城
 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或共产党员。青鹤月
 刊社的成员，有的成为三师，或济南高中的复兴社特务分子。从一九三
 到西安事变的前后，在台中中学都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派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
 在这个时期，聊城的，也能经常代销上海开明书店，生活书店，
 北新書局，群益書局，大江書舖等出版的进步书刊。如大衆哲学，和新经
 济学大纲等书，及那群主编的大衆生活，文学，永生，五界知
 识等期刊。北平出版的报刊，如北平新報，益旦等进步期刊，也能到
 聊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聊城有的高深，已有代銷平、津、汴各報的風氣。如致和祥銀號的邱宗泉，代銷天津大公報、國聞週報，達數百份，直到七七抗戰前，還增加代銷上海申報、新蜀報等報紙。其他商號如劉晏如等，在聊城也分銷新天津、華北新聞等報紙。並代辦廣告也。在一九二八年，國民黨佔聊城之前，這裏的商務分館也代辦新青年、新潮、向导、語絲、創造與改造，乃至中國青年、北京晨報等刊物。對於這個地區的進步思潮傳入，都有其決定性影響。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聊城原三師、二中、舊徽文藝社的進步學生金瑞昌

（濟南高中）等士劍（上海音杏）等人，在濟南的山東日報創辦時代文

藝週刊。一九三七年，又在濟南衡報和中報上，辦文藝副刊，其主

要作者，大都在濟南、聊城。同年春季，他們在濟南成立了山東文藝青年協會。

五月，出版了文藝復興部月刊（十六開鉛印）主編人金默生，發行

人等士劍。每期五百冊，其編輯出版工作，大部分在濟南聊城。這時，已經成為

共產黨、民先、救國會所直接領導的刊物了。因為金瑞昌在濟南高中，為後

方社特務分子跟踪，以後被外復獲逮捕。這個刊物，只出了兩期，就中止了。

搜捕人的范围，包括济南、聊城、上海、北平、青岛、山东进步教师、学生、机关、知名作家。对于鼓吹抗日、组织青年，影响很大。但也遭到聊城、济南、德兴社特务分子的攻击和破坏。后来，打算到上海出版《新流》文艺月刊，八一三事变，上海抗战事起而中止。而这些出版活动的中心，都在聊城。

(五) 中共鲁西北特委领导下的战时出版事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十月，聊城专员范筑先将军，成立了政训处。他派秘书张维翰到济南，请共产党来协助开展抗战工作。中共鲁西北特委主持范筑先的政训处，首先办理报刊。宣传抗战，发动群众。十一月底，政训处出版了油印《山东人》三日刊。（薛法、孙兴诗主编）十二月改为油印《抗战日报》。（初由黄白莹主编）每天出一百份，分送十几个县。和抗日部队。一九三八年一月，改由李士剑主编。《抗战日报》每日出版二百份。一个直流三灯收音机，以钢版刻马印刷。一九三八年五月，政训处扩大改组为政治部在油印《抗战日报》停刊。铅印《抗战日报》（四开出版。先在私营的《新报》代印。日出三千份。由申仲铭任社长，蒋燕铭任总编辑。吴波、高境、李士剑、管大同、莫循、丁子玉、张凝、翟成利等人，先后任编辑。七月间，把

「澄清」汪卫印刷局的全部机器、铅字，迁来聊城。办起「鲁西北政治干部学校印刷部」，「抗战日报」，改为自已印刷。报上发表过毛泽东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当时只署名「东」，而未写毛主席的全名。读者都认为这位作者，对中国社会人情，吃的如此深透，而赞赏无已。这篇文章，是党内文件，由中共鲁西北特委负责同志，交来发表的。在有人知道是毛主席的著作时，大大鼓励并教育了广大抗日爱国群众，「抗战日报」每日出版六千份。发行于鲁西北、冀南、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此时各抗各抗日部队，还先后出版了「印、油印的报纸二十多种。聊城成为战时报刊出版的中心。」

「抗战日报」还经常转载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武汉出版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抗战日报」副刊有「鲁西北」，「丁子王」管大同、张凝先后主编。自修大学「周刊」，任仲夷、刘子毅、巩固主编。「军事周刊」，袁仲贤主编。此外，尚有「儿童园地」，「前哨」等，「丁子王」主编。每日并有长篇社论。还出版过：「鲁道斯女二周年纪念专刊」，「民先冀鲁总队部成立专刊」，「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专刊」等专刊多种。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队部，在聊城出版「先锋」

月刊（廿二开）鉛印。一九三八年五月，冀魯青年記者團，在聊城成立。九月，出版『戰地文化』半月刊。（十六开鉛印）由管大同、莫循、吳毅、李士釗、許法一、王子玉六人組成的編委會主編。到十一月十五日，聊城淪陷前，共出版三期。其中除反映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建設外，還刊載了叶劍英、徐向前、張郁光、齊燕銘、趙伊坪、朱穆之、任仲夷、張凝、高境、劉定一、王青等人的文章。十月，還出版過一種通俗刊物『戰線』旬刊。（廿二开）至今然主編共出了三期，即因日寇進攻聊城而停頓。這兩種刊物，當時印行，都在三千份以上，除銷行魯西北二十幾縣，也銷行到冀南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為冀南政區最早的大型理論刊物之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聊城成立了『文化供應社』。在原中華書局所在地，設立了發行部。七月份，首先出版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很快就搶買一空。聊城文化供應社，以後擴大為『華北戰地文化供應社』，並在臨清、南宮設立了分社，先後印行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游擊戰術』、『政治經濟常識教程』（任仲夷編）、『救亡工作的基本知識』、『高游地戰術』（王幼平編）、『防空與防毒』、『戰時政治工作』、『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畧』、『游擊戰中的各種政策』、『國難常識讀本』，『步兵操典』

典。野战筑垒规范问答。野外勤务问答。地方暴动与巷战等，还出版了

剧本烙痕（宋之韵著）还有石印歌曲吼声集一二辑（李士剑编）十月份还出

版了周恩来、秦邦宪等二人合著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一書）

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列宁论左派幼稚病等書。

这个印刷部，有七十多工人。有对开机一部。四开机两部。脚踏机八部。石印机

四部。全套鉛字和銷字模，无不齊備。那一时期，为聊城革命出版业的鼎盛时期，可

印三十多种書及中，以毛主席論持久战数量最大。再版四次，達万册以上。其他

各种，至少三五作本，都很快銷售一空。又而过去几百年来，聊城旧書出版业

相比，那真有天壤之别了。

一九六四年应聊城县政协之约初稿於聊城。

一九六五年，曾在山东省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輯第四輯删节发表。

一九七五年 修訂增补。

聊城海源閣藏書（簡介）

勉生

聊城海源閣藏書樓，是清代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年）進士楊以增（一七八七—一八五五），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元一八四〇年），所建成的家庭和私人

藏書樓。位於山東省聊城縣城內西南隅，不與街東段路北，楊氏第三進院北房東首的

跨院內，為座北朝南三間中國式樓房，下為楊氏家祠，上為楊氏所存宋元珍本藏書處。

樓后第四進院為明清版本藏書處。其中北房五間，東西瓦房各三間。海源閣前有

有全部門窗木柱子的長廊式讀書亭兩座，閣下東部為通往后院的甬道。迄至一九七七

年，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為中國近代文化歷史中最著名的私人藏書家之一。它

為海源閣藏書樓基（一八九二—一八三六）所建。鐵琴銅劍樓。浙江省杭州丁中、

丁酉（一八三二—一八九九）所建。八千卷樓。浙江省吳興縣陸心源（一八三四

—一八九四）的醇素樓。合稱清代中國四大私人藏書家。其中又以瞿揚兩家所收藏

的宋元刻本和抄本書為最多。因此又有「兩瞿」之稱。北楊的美稱，深為國內外藏書

界所欽羨。

海源商藏書樓上層中門門檻上是有楊以增親書。海源商陽文匾額一方。

白紙書字，長一一二公分，寬四十五公分，大字徑二十五公分，跋文字徑四公分。

其跋語是：『先大夫欲立家廟未果，今於寢東先述此商，以承祀事，取「學記」』

河后海語，顏曰：『海源』蓋寓追遠之思，并仿鄧范氏以「天一」名商云。時道光

二十年歲次庚子臘月中浣，以增敬書并識。下鈐有『楊以增印』和『至堂』陽文篆

侍印章西方。樓下家祠門前鈐金柱上，懸有木刻楹聯一付：

食存四時新組豆

書藏萬卷小琅環

楊以增，字益之，号至堂，一号東樵。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公元一八七八年）

九月十六日，生於聊城的一个知識分子家中。少年時代勤奮讀書，博覽群書，十七歲

入庠，每試必屈其僑輩。三十二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會進士。以後開始到貴州省任知

縣，同知，鄉試同考官，貴陽府知府。廣西省左江道，湖北省安襄荊鄖道。五十一歲

丁父憂，居家時延『海源商』藏書樓。服闋調河南省開歸陳許道。翌年，升西淮鹽運

使未到任，擢甘肅省按察使，五十八歲升陝西省布政使，代理陝甘總督，代理陝西

巡撫，五十九歲真除陝西巡撫并統陝甘總督總理糧台。六十歲升江南河道總督兼漕運

總督，生平嗜藏書，道光五年即已開始收藏宋元珍本。太平天國之役時，他正居官於

清江浦，得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書最多。嗣與其子楊紹和（字彥合一八三二—

一八七五，同治四年進士）居北京時，又得清室弘曉、明善堂藏書，使海源閣

藏書更為宏富。其孫楊保英（字夙阿，一八五二—一九一〇，同治九年舉人）曾在此

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章京，使其收藏浸復又有增加。楊紹和同治九年著《楹書隅錄

十卷，共記珍本書二百六十九種。楊保英編《海源閣書目》（未刊）六卷，計分經史

子、集四部，共書五百六十四種，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卷。其他不見於書目者，

又馬經、宋元抄本，明清珍本書跋甚多，另有《海源閣金石書畫目錄》一書（未刊）

（遺失）書畫、碑帖、硯石、印章收藏亦極豐富。

聊城《海源閣》楊氏藏書，得到楊以增的同年友梅曾亮和幕僚已立臣、高均

德等人的幫助最大。除收藏、鑒別工作外，還先後刻印了《海源閣叢書》數十種，其

中包括：叶石農先生自編手譜、《蕉聲館集》、《蔡中郎集》、《三續千字文注》、

《九水山房文集》、《藝舟雙輯》、《六藝綱目》、《助字辨略》、《唐求詩集》、

《牧令書》、《惜抱軒尺牘》、《小蒼山房尺牘》、《柏硯山房文集》、《楹書隅錄》、

還有他的兒子楊紹和、和孫子楊保英后来所編輯成書的《楊端勤公奏疏》以及

楊以增生前校印的《禹貢九州圖》、《恒星赤道圖》、《皇朝一統圖》、《万国地球

圖》。

今釋古今圖 著多種。其曾祖楊叔夫

在一九二〇年又續列了楊氏三女先人

的詩文集：

退思廬文存

伏羲觀堂詩鈔

歸齋詩詞鈔 等書。

聊城 海源閣 藏書處

除了聊城城內楊氏宅第內的家祠樓和後院外

還有肥城

城西的華附庄（今肥城城西南楊庄）的陶南山館

（又名眉園）。楊氏海源閣藏書

的全部書板原藏於聊城楊宅後院，以後遷移到聊城城西南二十五里的田庄

弘農西舍

亦稱 厚遠堂

其中包括各種木刻書板，這些書板有的是在江蘇省清江浦刻的，有

的是在北京海王村刻的，也有聊城刻的，其中還有些是活字板木字和鉛范等。

海源閣 藏書始於楊以增的父親楊兆煜（一七六八—一八三八，嘉慶三

年人）

曾任即墨教諭，早有

古東郡厚遠堂楊氏藏的印章。楊以增的藏書印章常見的

有

楊氏海源閣藏

朱存書室

四經四史之齋

楊東樵讀過

楊

以增印 等。楊紹和的藏書印章有

伏羲觀堂

楊紹和藏書

楊紹和 等。

楊保彝的藏書印章有 楊氏伯子

陶南山館

聊城楊氏三女守藏 等。楊

敬夫的藏書印章有：

楊承訓

海源閣

等。目前可見的楊氏五世人所用過的

藏書印章約共有六七十種之多。

海源閣 所收藏的主要宋元珍本，早於一九二七年隨其第四女主人楊敬夫後遷

天津時，移藏天津英租界住所。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聊城兩次在內戰中為土匪佔據時，損失頗大。其河藏明清版本，后移于濟南緯一路東興里，楊氏所營新屋，宋元珍本若干種。一九三一年，曾以八萬銀元抵押給天津私人銀行。一九四五斗日寇投降后，輾轉歸北平修書館，後南而不可清版本書，則於日偽時期歸山東省圖書館。
海源閣 大部收藏目前存北京濟南兩地，亦有流失到全國著名圖書館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聊城古城為八路軍解放之前。晉冀魯豫八路軍領導機關，為保護聊城固有文化免遭戰爭損害，石我軍入城前，曾頒佈了著名的三項命令，其中第二條是：

保護中國四大藏書家之一海源閣圖書館。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我軍攻入聊城時，立即派軍把海源閣楊氏家院保護起來。后来我党政軍机关入城后，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也先後入城視察了海源閣故址，並責令有關單位進行認真保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的《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時，聊城海源閣藏書樓，被列為第一批省級保護單位。當時山東省文化機關曾採取措施進一步推薦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

海源閣 第四五主人楊敬夫（一九〇〇—一九七〇）

為貫徹中共魯冀魯豫中央分局、軍區和中共中央領導同志關於認真保護「聊城海源閣

藏書樓」遺址的指示精神，並在聊城籌建「海源閣紀念館」起見，曾在北京舉行的「

山東省地方志座談會」上，向山東省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捐獻了三十七種八十三

件有美「海源閣藏書史的重要歷史文物，其中包括：「海源閣」匾額一方，「海源閣

書目」六卷（鈐有「東昌府印」和「聊城具印」），「海源閣」藏書印年十一方，「吳熙

載書」，「海源閣藏書銘」，「楊以增、楊紹和、和楊保彝等人画像」，「海源閣珍藏尺牘」

（內有林則徐手札十七函），「海源閣叢書」數種，「端硯」，「明版」，「墨子」，「清代畫家王石

谷、譚南田畫」和「明拓本」，「王右軍聖教序」，以及楊氏詩文手稿。這些重要歷史文物

，一九五八年五月，轉入山東省圖書館收藏。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在其中國通史的陳列中，「高

度發展的明清文化」一綱目，「科學技術的發達」一目中，內有「官私藏書處」一欄，

其中介紹了四處全國著名的公私藏書處，歷史建築圖瓦，第四項就「聊城海源閣」的

建築圖瓦，文字說明寫着：「在山東聊城，是清道光年間，楊以增藏書的地方。」把

它和北京明代延簡、皇史宬，和明代字汲私人藏書家「天一閣」，清乾隆年代的

四庫全書_日存放處_日文淵閣_日等并為全國公私藏書處的典範。

一九六〇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編印的_日中國版刻圖錄_日一書中。聊城_日海源閣_日藏書中。有四十種宋元珍本書笈。被拍照編入其中。一九六一年後。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_日批點本_日廿四史_日。其中的_日前四史_日和其他古笈。就都以海源閣_日藏本作為排印時的主要父本。這是聊城_日海源閣_日藏書對全國人民和中外讀書界的又一重大貢獻。

聊城_日海源閣_日藏書樓遺址。在林彪反革命集團和_日四人幫_日禍國殃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_日時。被拆除了。如今這座古文化遺址。已經不存在。但它一百三十七年來。在全國讀書界和海外圖書館界所引起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楊氏歷代藏書。除部分燬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的內戰時期的大匪浩劫破壞。但從一九二七年後的五十多年來。其大部分主要收藏。目前都歸入國家圖書館收藏。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後。北京圖書館把_日海源閣藏書_日特別保存在善本圖書館之內。得到優于一般圖書的特別照顧。山東省圖書館把所藏的_日海源閣_日圖書_日專門開闢了_日海源閣_日專室。可見党和国家對聊城楊氏_日海源閣_日藏書的重視。也更加強說明它在中国文化歷史上特別在中國藏書史上的重要性。

聊城「海源閣」藏書樓遺址 和楊氏的五進院子，在一九六六年秋天全部被拆除，
改為机关宿舍的，目前是中共聊城县委机关招待所。为贯彻党和国家文物政策，
纪念聊城「海源閣」藏書在中国近代文化历史上的重要贡献，提议在原址上另建一座
「海源閣纪念馆」，立个石碑，刻上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聊城解放前八路军领导机关
保护「海源閣」的历史文献。藉之垂之久远和教育后代人民。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陳列，又重
新作，再度調整，「聊城海源閣」藏書一頁，出現在「明清的哲學思想」一頁的「类
書」丛书，和廿四史」一栏中。陳列着「聊城海源閣」藏書樓的照片，註解和版前相同。
更加說明「海源閣」藏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

在封建统治时期 和軍閥 日寇奴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盘踞聊城时期，楊氏的藏書
及其深宅大院，劳动人民是无法进去的。而且楊家的历代珍藏一向是不輕易叫人偷看
的。如今聊城的八十岁以上的老知识分子，五十年前绝大多数是无法見到楊氏的历代
珍藏的。目前科学发达，印刷技术进步，「海源閣」过去的神秘故事，早已不存在了。
很多重要典籍，有了影印複本。有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又都能仿製或複製了。现在最
散在聊城民间的「海源閣」藏書，刻書和其他历史文物，还不少。这些东西都應該强

真也蒐集起来。在以華固鋒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揪出万恶的四人帮，抓纲治国的关键时期，新的文化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之际，应该使海源阁的历史文物，以新的形式和内容与聊城地区，乃至全国和国际友人相见。这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促进聊城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将成为很大的促进力量之一，而反过来，是人所不能料想得到的。因为聊城的《海源阁志》一书，不但具有全国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重大的影响的。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六日初稿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修订稿